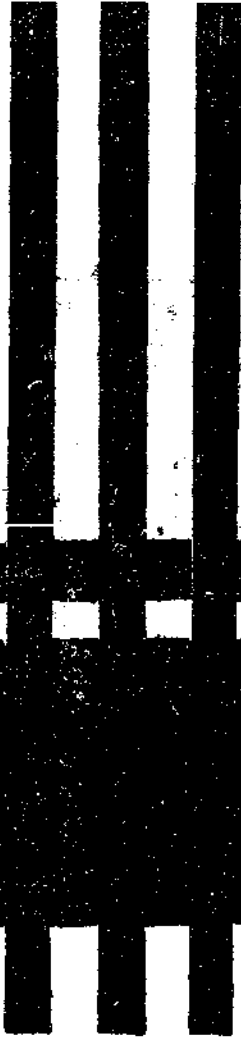


AUG 1952



# 燕 函

第 六 七 兩 期 合 刊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一日出版  
保定燕函社發行

## 青年年評論

### 第二卷第三十日期錄

時事批判	論國改稱荒不辭職與廣田演說	談鋒
爲國改稱荒不辭職與廣田演說	國人亟應注意之疏勒獨立	祖祥
國際的戰爭與和平	復興民族文化與實	朱健儂
復興民族文化與實	施文化統制政策	左軍平
中國的輿論	從歷史的見地討	談定一
論省制改革問題	賭徒的一天(小說)	曹彌天
伊的歸宿		丁丁

## 文藝戰線

### 第九十四隊目錄

伊的歸宿	楊花	玉蘭姑娘的死	瘋人記(續未完)	小品	文	介紹與批評
開先生	楊花	玉蘭姑娘的死	瘋人記(續未完)	1. 小明耻園筆記	2. 塞雪的早晨	3. 心琴
楊花	玉蘭姑娘的死	瘋人記(續未完)	瘋人記(續未完)	4. 冬的禮讚	憶「胡也頻」與「丁玲」	

第二卷第三十五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出版

主編：青年社  
社址：武昌橋路十號  
代銷：各大書店  
定價：每份七分  
全年：一元三角

## 本刊

### 第二卷 第五期 目錄

準備抵抗	我們需要什麼文藝	幽燕給我的印象	隣家	在唐山	墓前	夜時的心情	讀者園地	忍心	英兒	秋風中
葛民	寒梅	誠文	仁子	李士清	樂喃	碧波	學言	慧石	劉盈科	

## 請看把握着時代的

### 北方日報

消息	靈通	內容	豐富	印刷	精美	報價	低廉
專電	分析政局	每日兩大張	外有七種週刊	用仿宋古字印刷	報紙之新觀	本市每月大洋八角	外埠一圓優待
全國	幕僚	除副刊	三張等	中國	元	接	費

歡迎試閱  
無論本埠外埠  
一經來函或  
電話通知一  
律贈閱三天  
地址：北平西河沿路五十二號  
電話：南局二千一百零三號  
掛號：0151  
線通：有線無  
取費：另不案圖術美製代部告廣

# 幽燕

## 第二卷第六七兩期合刊

### 目錄

中國政治的轉機	長征
要把握住時代性	絮如
所謂東亞同盟	非非
孫殿英西侵之意義	沉帆
關於袁牧之及其所著「演劇漫談」	浮萍
隣家(續)	仁子
落魄(續)	冰若
踐踏	吳誠文
飢驅的人們	碧波
命途	李山樵
小品三則	徐寒梅
雨	
飯碗	
酒	
草鞋隨筆	佛克
幽燕民間故事選	絮如
讀者園地	
幻夢	萍
兩封信	逸君
夢中	韞光

# 中國政治的轉機

長 征

現在報章政治學理論談政治，尤其是提出什麼公理論鬥爭，理論清算的口號，已為一班人所厭棄，因為理論鬥爭與清算的結果，徒令人目炫神迷，於實際毫無裨益，不但毫無裨益，且常得到「治絲而棼」的結果，我想一班人厭倦政治理論，大約有下列三種原因：

1 中國有悠久的歷史，廣大的土地，衆多的人口，各樣的經濟組織及複雜的風俗習慣，而又遭逢亘古未有的大變化，所有舊的與新的政治理論皆難投合環境與普遍運用。這不是輕視政治理論，而且我還相信理論是行動的指導。但是種種綜合的政治理論往往是一定時間與一定空間的產物，並不能完全適應於同一時間的異空間，同一空間的異時間或異時間與異空間，即能適應此時此地的政治理論，實施起來，還要分成幾個階段或步驟，在更小的地區，還要根據理論而立政治計劃。在中國我們只看見政治理論而少見政治計劃，有計劃又無人實行，所有政治理論是說在嘴上，寫在紙上，貼在牆上，如是而已，甚至政治理論被人惡意利用，貪官污吏高唱革命政權，土匪打起共產主義的旗號。一班人厭棄政治理論是難怪的。

2 從事政治活動，原非以個人利害為前題；如若有，只是官僚，官僚因人成事，在政治活動中不佔主要的地位。數十年來參加政治活動的人，失意落魄，破家亡身者不可勝計，其中個人生活得到安定與富裕者，不過少數中之少數，但是前者容易被人忘記，大家目光集中在生活富裕的少數人。以為從事政治活動底目的，即在平升官發財，住洋房，坐汽車。因為對於此種少數人的嫉視，遂連他們所相信的政治理論也加以厭棄。

3 大多數人相信政治萬能，即相信外交，經濟，天災，人禍及一切皆可以政治力量「馬上」改善或挽救。反過來說，一切外交失敗，經濟破產及天災人禍等等皆可歸罪於政治，以及於政治理想。我們要知道這種思想是錯誤的。政治可以推動一切，但是其力量很有限。而且政治根本為社會所決定，如同什麼樣的家庭生出什麼的子女。舉一個淺近的例子，做父親的迷信養兒防老這句話，不問兒子生產能力如何，盡量借債浪費，說父債應該子還，兒子還得清嗎？假如社會與政治同樣進步，社會上種種困難，大多可以運用政治力量，漸漸解決，然而馬上是辦不到的。大多數相信政治萬能雖是錯誤，可是一時也改變不了。

因為一班人厭倦政治理論，談政治理論的人就少了，學術界漸漸注重歷史的探討與社會調查，想弄明白中國社會

樣演變到這個樣子及現在究竟是什麼樣子，倘若我們於中國社會的歷史與現狀明白得更多，以此為根據來組織成一種政治理論，一定比以前的政治理論為更進步，更切合於環境，而不會為民衆所厭棄。

現在我們談政治，不妨暫時撇開政治理論，而研究實驗政治問題，以測度政治的趨勢。

因為國難日益嚴重，農村經濟破產，工商業衰落，人民痛苦更深，政治乃有了新的轉機，表面上國民政府於十七年統一全國，實際上中國分化成幾個政治集團，中央政府的命令不能行於全國，地方各自為政，互相敵視，而且地方覬覦中央政權，不斷引起內戰。古語說，剝極必復。目前的轉機是政治的向心力增強，統一的可能性增高。民衆已深刻地覺悟，國勢衰弱，國事敗壞，其最大的原因是國家不統一，因而發生統一的熱烈要求。

民衆知道國家不統一，外交決無辦法，「弱國無外交」是說外交不容易得到勝利，然而避免損失與屈辱是可能的。中國不統一，各種政治集團互相牽制，既不能發動外交政策，又不能應付他國的外交政策，弄得左右支絀，前後矛盾。「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自陷于絕地也」

不統一建設是不能着手。汪院長主張「以建設求統一」，實含幾分真理。在地方與中央敵視中，兵不能裁，國家收入百分之八十以上充軍費，建設經費自然少了，少許的經費，又不能在全國規模的計劃下進行，廣東立一個三年計劃，廣西也成一個三年計劃，這兩個計劃有一部份對消。非統一不能寬籌建設經費，在全國的計劃下進行。

非統一社會不能安定。在國內軍事擾攘中，赤匪蹂躪了湘，贛，閩，鄂，豫，皖，川等省，土匪到處皆是。軍事行動，繼續增加破家失業的人，有的流為土匪，有的成爲流氓，總而言之，大多數成爲寄生蟲與社會秩序的威脅者，亂共匪勇隊，保衛團與警察編練衆多，秩序可以粗安，人民又不勝負担之苦，非統一不能防止社會繼續破壞，非統一不能求社會的安定，這是顯而易見的。

知識份子也有了新的覺悟，從前各人抱着希奇古怪的政治理想，找機會來實驗，實驗的結果是蹂躪國本而無利於己身，現在好多知識份子知道這是錯了。大家都願意供獻力量於中央，中央政府自然日漸充實，增加統一的力量。

再就物質條件看，統一更有可能。

1. 文化機關 一個大學校的學生是從全國來的。這些學生過着共同生活，自然希望國家統一。如早年雲南紙幣落價，學生家裏寄二三百元到上海，只落得一百元的實惠，私人經濟受重大損失，是因爲雲南不在統一的中央政府下的原故。這些學生畢業後，在社會上隱隱地成爲統一的勢力，其次新聞紙發布全國，慢慢訓練全國人民政治思想日相接近的效能。割據則會減少報紙的銷路，所以大報紙總是要求統一而形之於言論的，在全國人心慢慢會養成大力量。書籍雜誌現亦流行全國，其功效與新聞紙相仿。

2. 交通事業 全國鐵路雖只一萬三千里，且一部份隨東北失陷而落在日本之手，然而長江以北許多大城市是互相聯絡的，輪船行通的區域更廣，比諸往日帆船，實載多而迅速。航空線已開了滬渝，滬粵，平滬，歐亞幾條線，汽車路全國是在迅速建築中。電報通行全國，郵政網尤為密布，更有播音，可將中央及各處消息放送全國，使民衆不致隔膜，一切交通工具皆可增加民衆統一的要求，又可使中央政府施政方便。如此次福建叛變，兩月即平，當然有賴於鐵路，輪船，汽車，飛機與電報。在十年八年前還是做不到的。

3. 經濟組織 現在有密布全國的銀行網，有以全國為規模的工商業，各地銀利高紙，物價多少，都是有關連的。往年一地變亂，他處往往不覺得，現在因為經濟組織密切，各處息息相關。如福建叛亂，影響長江米市，米價大跌，於是長江數千萬的農民，地主，米商皆痛恨陳銘樞等，所以陳等迅速崩潰。因為全國經濟生活統一，大家自然要求國家政治統一。

帝國主義者，赤匪，土匪，漢奸，流氓以至一部份新舊政客皆不顧中國統一，而不斷加以阻撓。然而民衆要求統一而又具備了物質條件，無論什麼人阻撓統一必致為民衆的力量所摧毀。這是政治的轉機。

## 要把握住時代性

黎如

時代的巨輪，是不斷地滾滾前進。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巨流，有牠特有的狂飈。所以我們青年們，要切實地把握住了時代性！

在說到現在時代的特點而外，我們要說明了自十八世紀以來，世界思潮的動向。

自十八世紀以來，自由平等的民主政體，伸張了牠的巨靈之掌，霹靂一聲，把若干年的「朕即國家」的君主政體，打擊個粉碎，三色旗，最早出現於法蘭西，其後，各國的專制魔王，都丟了他們的皇冕，改作了自由民，甚至於上了斷頭臺。自由，平等，成爲人類的口頭禪，天賦人權，變爲世界的金科玉律。世界上便佈滿了這種自由的空氣。

我們不是駕空的唯心論者，我們不承認某一種學說，是凌空而下的，當然這種自由主義，自有牠的社會根據。我們知道，我自瓦特發明氣機而後，世界的工業，便由手工業轉變成機器工業。家庭中的簡單的手工業，敵不住大量資本的工場之競爭。於是工人和工具分離，大規模的工廠日漸發展。衆多的勞動者之羣，廣集於都市。一些資本家因為掠奪了勞動上者金錢，在經濟上勢力日益強大。而同時他們爲保護自身利益計，便想取得政治上之特權，而此時執政者，爲人

經濟上補補之不便，也不得不把政權讓出一部份給與資本家。由此而議會制度，民治政體，便成了當時所需，而一般學者，也就高唱人權之說，以迎合一時之心理。所謂主權在民，所謂公僕，一種美妙的言語，乃為一般人所樂聞樂道。

其實我們細一考察所謂民主政治的議會，所謂選舉，還不是那們一回事嗎？世界民治最好的是英，美，二國。英國的三大黨，保守，自由，工黨。在議會中固然有彼此之分。但他們所代表的，絕不是什麼全體公民或國民。在以前保守黨是代表貴族大地主，自由黨是代表資本家，但是後來二者之區別，便不十分明顯了。因為英國資本家日漸強大，而一些貴族也披上了資本家的外套，因此保守，自由，二黨。便成了二而一，一而二了。自由黨在成立之初，是擁有一部份勞動份子的，但自從工黨高張了黨旗之後，自由黨便失去了這一部份民衆。工黨本是在黃色國際領導下的改良主義者，但自從麥克唐納，拋棄了黨的意見，和保守黨，自由黨，合作之後，早已失了黨的下層份子，而甘作了保守黨的傀儡。而所謂工黨之黨員，在名義上固然是工人羣衆，但在事實上工人們早已不滿意這種改良主義者，而另找出路了。因此我們知道，所謂議會政治，在名義上固然是說全民政治，而事實上也不過一部份人，甚至一兩個人，在那裏主持大計而已。

英國為民主政治的老前輩，美國，法國，都是比較後進。在一二一五年，英國已有民治的萌芽，而逐漸發展，直到今日，已陷入「此路不通」之境。我們試看他現在的內閣，是超黨的內閣，是三黨共組的內閣，足見昔今日的民主政治，早已失去了牠的時代性了。

此外如美國大總統羅斯福，自藍鷹運動興起之後，羅斯福之權力日大，不久也要走到獨裁的一條路上去。若像左翼的蘇聯，斯達林，實為無冕的皇帝，蘇俄的靈魂。右翼的意大利，也是以莫索里尼，為事實的獨裁者。

因此，我們知道，民主政治，早已日暮途窮，隨着經濟恐慌的局面，一步步走入墳墓了。錢端升先生，在「民主政治乎？極權國家乎？」一文中，有了這種結論：「一切的制度，本是有時代性的。民主政治在五十年前的英國尚為統治階級所視為不經的，危險的思想，但到了一九〇〇以後，即保守黨亦視為天經及地義。我們中有些人——我自己即是一個——本是受過民主政治極久的薰陶的，這些人對於民主政治的各種制度。自然看了極不順眼。但如果你們要使中國成爲一個強有力的近代國家，我們恐怕也非改變我們的成見不可。」（見東方雜誌第三十一卷第一號）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在十九世紀，是民主政治潮流澎湃的時代，牠與資本主義，並駕齊驅的，鼓勵了一切學說，全球的思想。但是自從經濟恐慌的噩耗，散佈到全球之後，資本主義，早已失去了牠的時代性，當然，為牠保鏢的民主政治，自由，平等，天賦人權的學說，口號，也順著時代的巨潮，降落下去了。

那們替代這虛偽民主制度的，便是所謂獨裁政治了。世界上的獨裁制度，現在顯明的有二種，一即蘇維埃制；一即

法西斯蒂。此外像英美將行採用的統制經濟，也是獨裁的另一形式。不過尚未明顯的表露出來。但是我們很可以看出最合於時代的思潮，便不能不說是這幾種制度了。因此假如我們要相把握住時代性，便不得不對此加以深切的注意和研究。

我們相信，社會是進化的，此地所云獨裁政治，是應看環境的需要而產生，絕不是開倒車，走向十八世紀「朕即國家」之君主獨裁，也不是像中國所謂「君君臣臣」的稱孤道寡的皇帝萬歲之專制。現代所謂獨裁，乃是建立於整個國家民族之政治的利益上，由於羣衆用黨的組織，來把大家的力量，集中於領袖，使他毫無顧忌的發揮那政治的鐵腕，來改革經濟，政治上的癥結。領導，整個的民族國家，入於平坦光明的大路。要有意志堅固，凝結像鐵一般的基礎羣衆，要有智囊一般輔佐的幹部；而一心一德同心合力的執行一種有力的政策。這才是時代所需要的政治，這才是二十世紀嶄新的潮流！

「落伍」二字，是我們青年最可恥的；而「抱殘守缺」，更不是我們所取的態度。

青年們！我們要怎樣把握住這種時代性呢？

廿三，二，十五，保定。

## 所謂東亞同盟

非非

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日帝國主義者一面挾持其強大的軍備猛力地向我東北進襲；一面又高唱東亞同盟，企圖和緩中日兩民族間的情感，於是在滿洲，大連，及瀋東一帶，有所謂正義團，協和會，東亞同盟軍等非驢非馬的組織出現，同時發行新聞紙，月刊，宣言等各種各樣的文字宣傳品。一若日本之侵略中國，是天經地義的，是為保護中國而出此，中國人應該感激日本人的德意，將一切仇日心理完全化除，而俯首帖耳以受其支配。無恥之徒，貪圖目前小利，受日人收買，在各地充當漢奸，為虎作倀者，亦實不在少數。究竟所謂東亞同盟，其內容怎樣？其用意何在？我們應加以研討。

所謂東亞同盟，就其旨趣而言，大抵是說中日同種同文，應該互相諒解，容忍，重新締結兩國的友誼，一致保存東亞黃種民族的生存。這一語調，與亞細亞孟羅主義大致相同，牠是否有理論的根據，最好用日本人自己的言論作證明。

據日人橫田喜三郎的批判，亞細亞門羅主義的內容是：

1 主張日本於亞細亞，享有特別權益，尤其在鄰邦之中國，為保障此權益起見，得行使一般所不能承認之特別干涉



2 關於亞洲問題，尤其關於亞洲之紛爭，排斥歐洲與美洲之干涉。

3 解放在歐美支配下之領土，使其民獨立，蓋亞細亞乃亞細亞人所有，應由亞細亞人支配之。

而美利堅的孟羅主義則是：

1 反對歐洲諸國以美洲為將來之殖民對象。

2 反對歐洲諸國，延長其政治組織於美洲，但現存之屬地及殖民地，美洲不加干涉。

3 歐洲諸國之內政美國不加干涉。

把兩個不同的孟羅主義，互相比較，他認為關於第一點所謂特殊權益，在美國的「羅主義本身內絕無如是之內容。關於第二點，他認為孟羅主義，只排斥侵害美洲諸國之獨立或在美洲獲得新領土之行爲，而亞細亞孟羅主義，不僅以侵害亞洲諸國之獨立及在亞洲獲得新領土所行之干涉爲限，現在關於滿洲事件，已有主張亞細亞孟羅主義而排斥國聯及美國之干與者，這顯然是關於行干涉之目的，在這兩個孟羅主義間，有重大之差異。關於第三點，他認為孟羅報告書曾述明對於歐洲諸國現存之殖民地，美國至今未曾干涉，今後也不干涉，而亞細亞孟羅主義，主張解放在歐美支配下之亞洲領土，使其民族獨立，這是顯然地毫無根據。同時，他指出自一九二八年美法締結仲裁條約以來，孟羅主義，間接有條約上之根據，加之有百餘年之歷史，至少可謂獲得準國際的承認，而亞細亞孟羅主義，則完全缺乏此種地位。

最後，他更具體的說明，擁護政治獨立，保全領土完整，有國聯規約，不戰條約，九國公約，四國公例，已予重重保障，較之亞細亞孟羅主義在未得國際承認的限度內，實更有效力。

根據橫田喜三郎在上面的論斷，我們可以證明亞細亞門羅主義，毫無理論的根據，除了表現日本野心家欲稱霸於世界的野心以外，不直識者一顧。東亞同盟與亞細亞門羅主義是二而一的東西，儘管說得好聽些，至實際總不外是保障日本對東亞各國，尤其是中國的獨佔侵略，即所謂享有特殊權益是也。

現在我們再看看事實的真相吧。這所謂亞細亞門羅主義，在日本當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時代，嘗喧騰過一時，一九一七年大戰告終，牠也跟着消聲歛跡了，一直到最近兩三年中，又像煞有介事的在到處喧嘩，不但喧嘩而已。而且在用人工製造法拚命製造什麼同盟協會等組織。爲什麼在這時期上自大戰到現在的兩端，日本人要特別提倡亞細亞孟羅主義，或東亞同盟呢？這個，我們只須看日本人在這兩端的當兒，對中國之態度與政策如何，即可澈底解答。

當大戰時代，歐洲人和美洲人，皆爲戰爭所牽掣，無暇東顧，日本，因爲「山中無猛虎，猴子稱大王」，以爲這是千載一時獨霸東亞的機會，遂擺出其猙獰面孔，盡力向我國壓迫，既提出著名的二十一條，又藉詞佔領青島，大有把中國

一口吞併之勢，這時對中國所引起的仇日刺激，爲向來所未有，中日間的感情極端惡劣；近三年來，在九一八事變聲中，亦即中國的國難期間，日人對我國不但爲某種權利的掠奪，而且用暴力佔據我領土達四省之多，這樣擴大而離奇的外力壓迫，求之於上下三千年縱橫九萬里的歷史中，亦屬不可多觀，中國人如果再不以仇敵視日本，簡直是沒有人性，這時中日間感情，當然更破壞無餘了。由此我們可以得一結論。即是：日本宣傳亞細亞主義或東亞同盟的時候，乃是中日兩民族間感情最壞的時候，亦即日本侵略中國最積極，中國仇視日本最尖銳的時候；反之，即是日本每用猛力向中國進攻一次，則必大倡亞細亞主義或東亞同盟一次。那末，日本人之所謂東亞同盟，除了做侵略我們的掩護工具而外，沒有別的作用可言了。

由廣義的意義言之，我們也相對的承認亞細亞主義有其存在之價值，孫中山先生在民十三年北上過日本時，亦曾這樣講演過。但真正的亞細亞主義，應該以扶植亞細亞洲的弱小民族爲立場，應該說『亞洲者，亞洲人之亞洲也』。其主要目的，在於聯絡亞洲各民族併力打倒一切侵略亞洲之帝國主義，以求亞洲全體民族之共存其榮。若是，則不但對亞洲以外的侵略勢力，應加以排斥，就是亞洲以內的侵略勢力，也應加以排斥。日本以東亞之主人自命，其所謂亞細亞主義，乃『亞洲者日本人之亞洲也』。對於亞洲各民族或國家，盡其踐踏侵略之能事，曾無加善意扶植的意向，如流球諸邦，既滅其國，據其地，又復多方以摧殘其民族，惟恐其復興，至今言亡國之痛者，皆以此爲戒，於以知日本之在亞洲，實同於島中之鴉梟，獸中之饕餮，其壓迫同類之行爲，較之歐洲帝國主義國家，有過之而無不及，吾人併力撲之，尙虞不濟，尙誰肯受其甘言欺誘，以自取於滅亡？

『同盟』原是一種互相的行爲，必須彼此在互助互利的條件下始能成立。日本對我國迫訂二十一條後，而倡言亞細亞主義，在佔領東北後，倡言東亞同盟，這在事實上已成爲『征服』，還有什麼同盟可言。事實勝於雄辯，日人果真有一點半點中日親善的願想，則至少必須取消偽國，將東三省主權交還於我方有談商之餘地。今乃一面進行其侵略我國的所謂大陸政策，而另一面又甘言向我媚笑，這如奪取孩童手中的食物，把兩手藏在後面，而用好言給他道：『好孩子，莫哭，我買糖給你吃，』是一樣的毫無誠意。

由上面的簡略的闡述，我們已認定日本帝國主義者所倡導的東亞同盟，中日親善，中日攜手等美名的實在內容，係使中國屈服於日本，做日本殖民地式的附屬品。他目前對中國的政策，是在中國開拓經濟勢力，利用武力強行干涉內政，極力破壞中國的建設工作，總而言之，其目的是使中國決無統一自強之機會。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們還能受他的欺騙嗎？

## 孫殿英軍西侵之意義

孫殿英出身土匪，雖編爲軍隊，而土匪性質不改。曾盜過清陵，至今大家還記得清楚。自十九年以後，華北時有戰事，孫氏帶着土匪軍隊，在夾縫中求得生存。去年日軍侵熱，孫氏佯言抗日，自山西拔隊北上，紹途徵發給養，又騙取各方不少捐助。大約因爲曾經盜過清陵的原故，孫氏到沒有投降僞國。熱河失守，孫軍便退到察哈爾及河北省邊界，後來馮玉祥在察哈爾自稱民衆抗日同盟軍總司令，孫氏也沒有馬上加入，不久馮氏塌台。中央念孫氏抗日雖無功，也無大過。未附和馮玉祥變亂，不無可取，乃任命孫氏爲青海西區屯墾督辦。在中央，以爲孫氏有向上之意，移駐青西，或可化匪軍爲良民。不料孫氏奉到中央任命後，野心大熾，一面補充軍實，一面收編土匪，廣攬失業份子。孫軍由察哈爾開到綏遠寧夏邊境，沿途徵發，十室九空。寧青軍政負責人員窺探孫氏無意屯墾，只想奪取地盤，乃聯名電請中央制止孫軍西進，孫氏看形勢不利，亦自停軍不進，中央爲息事寧人起見，乃命孫氏暫在綏寧邊界過冬。

孫氏佔不到地盤，心懷忿激，於是花樣玩得更更多。第一是與共產黨結納。韓麟符爲華北著名共產黨員，任孫氏的秘書長。又邀請張嘉陶，宣俠父加入軍中工作，其他大大小小的共產黨員甚多，大半任政治訓練工作，孫軍原是土匪，其接受赤化，當然是很容易的。第二是與一切反動派代表到津滬港粵一帶活動，一切反中央的陰謀，孫氏皆參加。陳銘樞叛變於福建，孫氏急急策應。却不料閩逆消滅太快，現在只留孫氏唱獨腳戲。

孫軍西進，已自委劉月亭爲寧夏主席，于世銘爲青海主席，孫氏自兼甘肅主席。其目標不在青西而欲佔據三省地盤，已甚明顯。如孫氏目的達到，則有兩種重大危險，影響全國。

一赤匪在湘，贛，鄂，川等省遭幾度圍剿，雖苦命掙扎，自知立脚不住，故力謀打通國際路線，即與蘇聯相聯絡，然以赤匪殘敗，亦無力量打通國際路線。現孫軍西侵寧夏，寧青甘陝四省軍隊向北移動，川陝防軍減少，若戰事延長，徐向前有衝出陝甘的可能，再者孫氏既已與共產黨結納，其士兵已相當赤化，則與四川赤匪南北呼應，自在意中。倘孫軍進到甘青，赤匪國際路線必可打通，孫軍數萬人亦遂完全赤化。陝西以西將淪爲外蒙古第二，這是多末危險！

二，陝西以至新疆等省，回漢人民雜居，兩族齟齬，歷史上已記載多次。近來新疆騷亂，將近一年，其中回漢兩族仇殺的事固然難免，然而就大體言青甘以東，回漢民族仍和睦如初，並無重裂縫，孫氏西侵，惟恐兵士爭奪地盤不力，勢必利用種族偏見，激勵軍心。這如乾柴遇到烈火，馬上可引起數省的騷動，不但新疆事情無法收拾，陝甘寧青等省也

要陷於大混亂，這又是多末危險。

西孫軍西侵，不只引起一種危險，兩種危險混在一起實有其可能，這已令我們不忍設想。

軍分會規定孫軍步兵一師，計七團。孫氏收編土匪極力擴充的結果，現有步兵四師另一旅，騎兵三師另三旅，令計步騎兵四十一團。孫氏借口移防沃野，沃野在綏遠省境，孫軍却攻佔磴口，又圍攻平羅，李崗堡，寧夏省城。軍分會及行政院迭次電令孫氏停止西進，孫氏佯應而進兵益急。現中央已明令免去孫氏青西屯墾督辦兼職了，看孫氏還有什麼債口？如孫氏仍不止兵，則目無法紀，背叛中央已屬顯明，應請中央明令討伐，澈底消滅孫氏匪軍，以除中國之大害也。

## 關於袁牧之及其新著演劇漫談

浮萍

演劇漫談

開明出版

定價六角

(一)

上月，一個新自話劇舞台跑上銀幕去的朋友，很熱誠地來信要我介紹幾本能實際幫助戲劇技巧的書給他。

這是一件太難事！實在話，在這種歷來就不景氣的戲劇空氣裏，不但道地的國產貨是鳳毛麟角，即譯自外洋的戲劇書籍，也是希有罕見，有也大半是關於戲劇歷史和理論方面的；能幫助我們戲劇技巧的書，真是寥若晨星！

可是，天知道：正在那個月裏，上海却新出了一本袁牧之著的「演劇漫談」，沒有辦法，住在這天井般的保定，比較起來，一切的一切，自然是要落伍的。

(二)

提到袁牧之，就同時在我腦子裏顯現着一個有趣的，而且很認真的青年舞台人的陰影，的確的，這奇特的青年演劇者，在我們的舞台上，算是首出一指的努力戲劇者，他對戲劇的忠實，可以由他這部「演劇漫談」裏窺探到。

一件難事，如果我們很敷衍的做去，或者簡直不去做時，自然是不會懂得牠的「難」的，惟其是認真的去幹，才深切地了解到這「難」味；然而這種難，在想真去幹的人看來，「難」以外，還另有着有一種樂趣的。

戲劇，是音樂，舞蹈，建築，詩等等的綜合藝術，在各種藝術之本質上說來，要算最難的一種；這是無須乎解釋和證明的。因此，難怪牧之在五六年中四十幾篇隨筆裏大談其「難」了。

(三)

說來也很抱歉，在所謂戲劇界白混了一兩年，却還沒有參觀過一次牧之的上演，這，當然是機遇的關係，因為牧之的上演，大都限於中國的東南部，而我呢，雖係一個道地的南方人，但在北國的時候居多——雖然有時也跑回南方去參加故鄉的戲劇公演；可是我的故鄉，却又是位在國境的西南邊陲，因此，我和袁君的戲劇之交，直接是沒有發生過關係的。

話雖這樣說，但間接的關係，也正就和直接的認識相差無幾，因為我舊時的戲劇伙伴，也就是牧之現在的伙伴，他們，一大部份正和牧之等在一起打得火熱，由於這，在我的腦海裏，牧之似乎也成爲我相交數載的老朋友而毫無「生」氣了。

牧之的文字，幾年以前，就常常在文藝或戲劇的刊物裏見到，那時，他還不很出名；我呢，也還是一個土頭土腦的中學生，但我對於他的文字，始終就很注意的；往往一個很平常的題目，因為下面的署名是他，會使我感到一種奇特的興奮而去默讀的，如果說得過份一點，也許我這對戲劇的興趣，還是他這些筆法新穎，論調奇特的文字所使然的。

#### (四)

說到筆法新穎，牧之的確是一個很新穎的人，不信，你看他那勇於進取的精神，雖然他自己也覺得有幾分僥倖，但他那種對戲劇新穎的「熱」力，是充分地隱藏在他那句裏行間，而直得我們欽佩的，（參看「戲劇漫談」第三十三頁「想做愛迪生」一文）就形式方面來說，他最近主編的「戲」月刊，以及我正在談及的演劇漫談，編排之新，真是恰到好處。

再說論調奇特，我們看他的「製造綉紋」一文（「戲劇漫談」十五頁），真是有使我們意想不到的奇特，雖然，綉紋可以製而難馬上廢去；綉紋多了，到不需要綉紋的時候怎麼辦呢？他還沒有想到！但他這種奇特的論調，是頗使我們感到興奮而與我們戲劇的技巧上有很大的幫助的。

#### (五)

看了牧之的許多文字以及其演劇的歷史，更証以其每次上演時的化裝照片，我覺得他是比較喜歡演細線條的戲的角色，這很可以拿他自己的話來證明：

「譬如看槐秋兄的戲是要抓住他的全身的，因為他多用他的大動作……若看我的戲呢，有時會全身一點無動靜，而戲僅在臉部或眼睛……」

——見「戲劇漫談」百三十四頁「粗線條與細線條」

細線條的表演，的確是在戲劇裏佔着重要的位置，但我也和唐槐秋一般的希望牧之多演幾個粗線條的戲，因為在這種時代，世界都在粗線條的暴力下沸騰着，在這種時代裏所發生的「戲」，也大都都是粗線條的，以牧之本身來說，現已

用慣了小筆寫小字，何妨在這小楷已有相當進步的時際，換換五六年來嚼夠了的口味，去買一枝大水筆來多練練大字呢？

### (六)

由於這粗線條與細線條而想到「不同的角色和不同的自己」，（「戲劇漫談」第十一頁）我的意思以為：好表演細線條的演員，往往在不同的戲中是不同的角色；反之，好表演粗線條的演員，往往在不同的戲中是不同的自己，（牧之即屬於前者）

這話怎麼說呢？因為好表演粗線條的人，往往疏忽了細線條的表演而成為自己，反之，好表演細線條的人，則處處顧慮到戲中人身身份，而整個的遺忘了自己的，所以，牧之如果改了口味後再上演，說不定會略有變動而成爲「在不同的戲中是不同的自己」的。

### (七)

再說到笑與哭的難易，（戲劇漫談四五頁），這，要看演員之個性怎樣而定，比方說吧！上次在寧波同鄉會爲「戲」月刊籌款公演中扮「街頭人」的女主角李麗蓮，就是一個「哭會，笑却笑不來」的演員；同時，扮該劇的男主角魏鶴齡，都是一個「笑會，哭却哭不來」的演員，再說，在一個戲裏，如果要時笑時哭的表情時，就要看這哭與笑是誰先誰後，如果笑在前，哭在後，則哭比笑難——雖然有時也會因笑得過度而流出眼淚來，但那不能算在哭之例，反之，則笑比哭難，以此質之牧之兄，不知以爲然否？

### (八)

由哭，又想到一件往事：有一次，我們公演田漢的「名優之死」，李麗蓮飾青衣鳳仙，正在被振聲罵得嚎啕大哭的時候，楊大爺上來了。這個楊大爺，大概是第一次演「名優之死」，更恐怕還是第一次演反派角色（那演員，是因爲當時劇團裏缺乏人，在公演前幾天臨時找來的客串，所以我不十分清楚他演劇的歷史），那種「滑」的表情，正在慌得他不好怎麼去安慰鳳仙的時候，名優振聲連罵了三句「混賬東西」！而這位楊大爺還不知反問「你罵誰」！但這時候，劇團裏一位女演員却在後台打起「提示人」來了，說來，也還有一段題外的艷史：原來這位打提示人的女演員和這位客串楊大爺也是由「舞台情人」（參看戲劇漫談二二頁「舞台情人」）才變爲真情人不久的一對未婚夫婦，現在，提示人不提示而使楊大爺在台上發了慌——其實呢，也是天知道，提示人何嘗擅離職守呢？不過因爲這個戲是我們這班伙件的拿手戲，因此提示人而略事疏忽到是真的，加之他那時又不知趣地站在離楊大爺很遠的一角（自然是在後台），有此種種，致誤了楊大爺的事而遭楊大爺心上人一陣毒打，好在楊大爺那次還沒有十分露出馬脚：在振聲第四次罵「混賬東西」的時

候，鳳仙借了契後的叫嚷聲，降了觀衆而提了場大爺，於是才「你罵誰」的和振聲衝突起來，戲也就在這無破綻中繼續開展下去，說起來，這次又算是李麗蓮的「小聰明」在用得恰當了。

由這 Accident 裏，証明了中國的戲劇還非要提示人不可，而且需要訓練出一批極聰明的提示人來應用，如果爲了萬全之計，要打倒提示人的話，那在這尙未打倒之前，宜先做一翻有效的「訓練演員」的工作。因爲中國像牧之兄這般的舞台人，究竟還少得很！

所以，我以爲等訓練演員，略有成效以後，再去打倒提示人不遲，（「打倒提示人」一文見「戲劇漫談」四九頁）

### （九）

末了還要論到的是：「演劇技巧應當適合於外行還是內行」的問題。（「演劇技巧應當適合於外行或內行」一文見「戲劇漫談」八三頁）

我是贊成適合於內行的。

所謂內行，其含義甚廣。若要把這內行來下個定義，則是：「對戲劇確有濃厚興趣，對觀劇不是單純地來享樂的觀衆」。但不知牧之兄之所謂內行是否與我同義？

我的理由如下：

1 單適合於外行固然是絕對地不可能：因爲藝術是美的，向上的，這樣一來，則戲劇的藝術將儘量地向下而流爲淺薄，根本就無藝術之可言而被逐出藝術範圍之外了。

2 依牧之適中的妥協辦法也不是道理——事實上也在所不能：因爲你既在外行的妥協之下，便不會有進步。沒有進步，則你將被內行人所拼棄；反之，你如向上演進，則仍是叛離了外行人的意旨，所以這條路是行不通的。就退一步說，能行得通的話，那你顧此失彼，工作未免就太苦惱了；而且這麼一來，還成什麼呢？牛頭馬面，只有人財兩空而已。

3. 無論怎麼說，內行的觀衆和外行的觀衆是對立的；絕無妥協之可能，往往外行人看了興高彩烈的一場戲，內行人會失望地中途退場，但當內行的觀衆看得正起勁的時候，假如在場的外行觀衆甚多，就會大大地起「哄」，甚至叫「滾」喊「打」的。

兩年前，我們被約到山西去演戲；據說，正式的戲劇公演，在太原那還是第一次，因此，觀衆們有十分之七八外行的，是公演的第三天了，我們很有把握地預備拿了「骷髏的跳舞」——譯劇——上演，但是開幕不五分鐘，就發生極嚴重的紛亂，不過，在紛亂中，也有少數的觀衆作着制止紛亂的「吱」聲，結果呢，演完了第一幕後，演員們在台下大聲喊「打」中不敢再繼續冒險上演而臨時改換劇本，其後，我們如果拿了比較沉靜一點的細線條的劇本上演，也仍是同樣地



受到他們的「哄」與「打」，一直在這苦腦中掙扎了二十天。

所以，看清了這一點的劇團，往往借了票價的昂貴來限制外行的觀衆，因為外行的觀衆大都是貪便宜的，內行的觀衆呢？雖因此而感到「看不起」的苦腦，但是，如果這劇團是有聲望的，那他也就是當了禪子也要來看的，在內行人的本身上說呢，雖然多出了些錢，但却買了一個「清靜」，不致受外行人的無名氣，也是值得的，在這裏不免有人要說了：「票價昂貴，也不見得能完全限制住外行人呀！」那麼，我的答復就是：「少數的外行人會被內行人同化的，而且，慢慢地可以提高外行人的興奮，使變爲內行人的。」

自然，你如果在錢的方面打算，那最好是適合外行了，因為外行人多，即使你的票價定的很低，也比適合內行上，演來得賺錢，但幹戲劇運動絕對不是爲了單純的「錢」，這是要向主張「戲劇應適合外行」的人們大聲急呼的。

總之，牧之的這本「演劇漫談」是好的，好的！第三還是好的？不過，對牧之本人，未免在「好」以外，還要加一點胡椒面，辣辣他的心，因為他的計較心太重了——在離開戲劇，離開舞台之外的各事物上。

假如他是接受我這辣的話，那麼，請他再不要去過細品評「稿子的賣錢」和「書的銷路」等問題，趕快將久悶在肚子裏的兩部（動作及發音）東西寫出來，因為稿費和銷路的問題，都是要看你個人的對戲劇努力和我們這一夥伙伴們對戲劇之努力如何而定的，這就是說，我們如果努力用戲劇的方式，借「共感」而打入觀衆心坎裏，使他們對我們以同情，由外行人變爲內行，於是我們的一切都有辦法，否則的話，你們是整年整月地開饑荒，決不是你這小聰明的方法所能挽回於萬一的。

況且，你悶在肚子裏的東西仍然悶死在肚子裏——說不定還會發腫脹的。已經寫出來的呢，也會如你所說的一般被第二個江北司令拿去包花瓶而你只好望着他的。

反之，如果寫出來了付版了呢，我相信：至少有幾個內行的伙伴來買你的——我就是一個。雖然不敢保險銷路一定如何好——或會像張競生的「性史」般的使出版者供不應求。但，你個人的一份口糧，是至少可以混得到而有餘的。而且，我們都替你保存起來，即便秦始皇再出來燒你的戲書，坑演員；而你的書仍是不會絕版。說句不吉利的話：「精神不朽」！這不已經就很夠了嗎？

附註：牧之那過敏的計較心，我想不是無來源的：

年來，幹戲劇運動者，誰不是在「苦幹」「蠻幹」「傻幹」中掙扎着？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就使他不然而然地養成了一個特別謹慎，事事計較的性情了。

再說，幹「藝術工作」的人，多少總有點浪漫色彩，這，自然是有着其壞處的，像我們過去整日裏演戲賣滿座



還付不出旅館費的一數，連我們自己也莫明其妙。其實有什麼莫明其妙，還不是錢一到手就亂花！那還管什麼旅館費伙食費呢？致於收之是否有這一層浪漫的性情，固然不得而知，但望其「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因為這個壞脾氣，在我們的伙伴裏，差不多十有九個都染着有一點的。

再說到他的計較心呢，對戲劇，對舞台，固應加倍地去計較其成效，對於這稿費和銷路的問題，則大可不必去計較牠！

## 隣 家【續】

萍於一九三三年十二月除夕

仁子

事情是這樣的：

那是在晒到東房上面的太陽漸被慢慢升起的陰影赶走而將近黃昏的時候。弟弟他們已下學回家了。我們便坐到庭子裏來，大家看到天空裏一抹美麗鮮艷的晚霞，因此自然地便把話頭引到了關於天體的常識這上面去了。我就開始給弟弟講到雲的成因，以及早晨或黃昏時容易看到這種彩霞的道理。這使弟弟如聽神仙故事般的入迷了。坐在一旁的那兩個正爲着學校裏某一些事故而爭論着的妹妹，也停止了她們的談話，轉過身來，側着耳朵聽我講。

當我說得正在興奮的這時，轉眼看到旁邊，立刻發現了我們的隣家的那個呆笨孩子，也不知何時就走出院裏來，站在西屋門檐邊，許是因爲聽到我說晚霞，他也正仰着頭注視着天空呢。

這個十來歲的孩子，雖說他那遲緩的無神的眼色與那臟污的臉孔，以及那一身破舊的衣服，會使人看到以後發

生老大別扭，但，也不知基于何種原因與理由，從他們搬到這裏來不久，我就有點覺得這孩子正如那老太太一樣地帶有神秘性。然而我可是歡喜他，也正如歡喜他那個和氣的母親。可是他呢，好像懷有什麼恐懼或懼怯，即使讓我想用何種方法，找個機會去和他玩一會，或是說幾句話，總歸失敗的。是因爲他迴避着我呢！我真不懂爲什麼會使人迴避。

這天呢，看樣子他是因爲聽到了我的話，而引起了他的趣味了。我認爲這又是一個和他熟習的一種較好的機會，于是我就低聲對弟弟說道：

「你叫他，叫叫他！」因爲我是知道弟弟和他比較熟習些，常時是兩人玩得很好的。

「健兒！健兒！」弟弟叫他的名子，「你看什麼，也看晚霞麼？」

被弟弟這一叫，他那雙遲緩而無神的眼睛才由天空移

到我們這邊來，還是不說話，只用着像是疑惑的樣子望着我們。

「好，來吧！坐到跟前，我給你們大家講。」我也叫他了。

「來，健兒！」

兩個妹妹也隨着我同聲叫他。這樣他才慢慢地走過來。

等他坐到我們一旁的一個木板小凳子上面，還沒等我再開始來繼續我的話說，西屋那老太太便說話了：

「健兒，和少爺玩可別打架，知道麼？」

「我們不打架的。」弟弟馬上回答了。接着他便給健兒講道起方才我說過的關於晚霞的話。

可是我沒言聲。我是想和這孩子說句話的，但因為又聽到方才那老太太在西屋談話的聲音，我便把那種希望由小孩子身上尋求一些什麼的心意又轉向到這老太太那方面了。我不能明白在何種情緒中她打發了每個日子，我不知道由於何種原因會使她成爲那種憂鬱樣子。……

一切事情是如此神祕，如此不可解！

因此，我就又犯了我那對於任何一件小小事故過於推敲的毛病，在我的幻想里也就又展開了一副迷離繚亂的影像。

正當這時，外面街門響了，接着就是極其急促而沉重的脚步声，一會兒，才見是他家那個弟弟回來了。

他沒和我們打招呼，趕急往西屋裏跑，像有如何要緊的事情。由他那顯得極爲着急而慌亂面色，使我感到一種

恐懼，因為我從未見過在他那沒有一絲愁苦的神色中有如方才那種樣子的，接着，健兒也忙跟進他們西屋去了。

我便再沒心意去和弟弟他們講閑話，而被那個使人奇怪的他的弟弟的恐慌神氣，使我興奮起來了，於是傾耳來聽着西屋裏的動靜。

並沒有聽到什麼，除那極其低微的低語。這使我更爲納悶，于是我自問道：

「什麼事情呢？」

「……在什麼地方？……啊？……誰……說的……？」

一會，我便聽到了老太太的這兩句低聲的帶有驚恐的含糊的話。旁的就聽不清了。

可是一會，又聽到老太太大聲喊道：

「我不是說麼！早晚會有這一天！……死了也活該，不管他，該！」

這不能不使我更加注意了。爲了甚麼事情呢，是說謊呢？

再聽還是聽到那個方才進來的他家的兄弟的低語，像是勸他嫂嫂。再等一會，那個兄弟便又出來了。又是極其慌促地跑了出去。

這名使人奇怪！于是我就再沒理會弟弟他們而去我們上房屋裏了。

「娘，你聽見沒有？方才他家那個兄弟回來了。看他那慌忙樣子，就像有什麼要緊事情，你沒聽見那老太太喊麼？」

我進屋來這樣和母親敘述。母親也許是已經聽到，却只是沈默着，先不言聲。于是我又說了：

「這家街坊真怪！真是許多地方使人納悶。這莫非就不是那老頭子出了什麼事吧？」

母親這才說話了：

「說過你也不改，管人家的事幹麼？一點什麼你就認為是多要緊，人家就不會是說些閑事麼——」母親說到這里，下面好像還有許多同樣意義的話，但，這時，我們都被一種突然的音聲給楞住了。

是我們都聽到西屋那孩子喊：

「娘，娘啊！您……」

「甚麼？」我最先吃驚了。母親也給嚇住。再聽，又是那孩子叫娘的急促而驚恐的音聲。

弟弟由院里也跑進來了，他也被那音聲給嚇慌了！

「娘，怎麼了，他家？」

母親也不知如何是好。最後，我說道：

「去看看他們吧，娘！看是怎麼回事。萬一有什麼事故，我們住同院也別扭呢。」

由於那個兄弟的慌忽神色，那老太太的奇怪的話語，以及方才小孩子的這種驚恐的急聲，我已經爲着突然的某一種事故的發生而疑惑了。

母親接受了我的意思，就去西屋看那老太太。我們則因爲按規矩是不應隨便也去人家屋里的，所以就停在院里聽着。

「大嫂，怎麼了，大嫂！」我們聽到母親一進去便這樣

吃驚地說。「健兒，你娘怎麼了，這是？」

老太太是非常知道禮節的，可是這時並不聽見她招呼我們的母親的聲音。母親問那孩子呢，孩子也沒答言。一會了，母親又叫了幾聲大嫂，才聽到了那老太太的音聲：

「啊，啊……」只是這樣的如什麼東西梗在喉頭而不能說話一樣。之後便又沒了聲了。

我這時實在再也忍耐不住，在一種異外情形下，是不能顧及許多的，于是我便隨同了弟弟也去西屋了。

進他家這屋里，這還是第一次。我們雖是住了同院，如若無事跑到了人家屋里來，我總覺這是有些須要顧慮的，另外還有一種原因，就是我怕和人家說這些極其無謂的屬於應酬上的話。

一進屋，最先的感覺便是這兩間小房子爲那許多東西堆得狹窄的更加使人窒息，再就我嗅到一種形容不出的另樣氣味充溢着這兩間小房。

然而這一切感覺馬上便被那躺在炕上的那老太太的少樣子給掩蔽過去了。我只有注意了那老太太。

她是倒在炕上的。我只能看見她的半個臉。臉是異發顯得黃了，黃得如塗上一層蠟，眼睛迷虎着，嘴里流着涎，而且直是「啊，啊，啊」的嚮。身子，手脚痙攣着，……啊，總之。那付可怕而又可憐的樣子我不能再看下去了。母親是立在炕邊也瞧着她呢，那個孩子只有無聲地在旁流淚。

「娘，這是怎麼了？」我看那老太太的樣子。不知是什麼病症，什麼緣故，便這樣驚異地問母親。

可是母親還只是看着那老太太，沒有答我的話，待一會兒，才又問健兒：

「健兒，你娘是爲什麼？」可是那孩子還不說，於是母親便和我說了：「看樣子是像抽風，你看話都不能說了。」

我沒言聲，看那喘着氣的老太太一眼，便又開始巡視屋副各處了。

于是，在桌子上，我馬上便發現有一個酒瓶，裏邊有半瓶酒，旁邊有一個包花生米的紙包和一個茶碗，碗裏也有酒。桌上和地上是許多花生皮子。

「娘，你看，準是喝酒醉了。這不是嗎？」

這時，那老太太像是受到什麼觸動，忽然又大聲，「啊呀，啊！呀！」地叫起來，即見身子滾滾着，眼睛睜大一會又合上。

「準是羊角瘋。可是咱們沒看過她有這病。」我更有些着急了。「健兒，你不要哭了，你娘是有抽羊角瘋的舊病不？」

「……有……有！」

「這可怎麼辦？一個人也不在家。你爸爸和你叔叔那去了？」

母親這樣問。可是健兒又哭起來了。

我這時除却驚慌與恐怕之外，又想到招租的時候那情形了。許多地方都叫我確信我們有了一個好街坊，即又誰知會有這一着呢。真糟！

看到出了這種事故，他家的人除却這個不中用的孩子

之外，又不知那兩個跑到了那里去。他們那個兄弟回來一下怎的又出去呢？

正在我和母親看着那受罪的老婆子與那哭啼着的孩子而沒法的時候，救星來了。——是救我們母子遭難的救星，他家那個兄弟又回來了。

「好，你來得正好！」母親見他進來，像是卸了什麼重大責任這樣說，「看看你嫂嫂這是怎麼了。」

他家的兄弟，進門時我就看出來，在他那白淨臉龐上，罩着一層愁慮與急躁，等他再看到他那躺在炕上的嫂嫂，則其神色更爲害怕了。

他暫且沒說話。於是母親又問他了：

「你嫂嫂是有羊角瘋的病嗎？你看，她是象抽瘋呢。」

「並且還像方才喝過了酒。像是受到了什麼刺激了吧？」

我接下母親的語聲這樣說。我猜想是她爲着方才她們這位弟弟和她說的事情而痛苦了。

站在一邊不說話的他家的兄弟，聽到我的話，在慌亂中顯出一些慚愧，像是自家的不可告人的隱情被人看破。

他見我們特意過來招管，原意難却，見母親問到他的這以不省人事的嫂嫂的病症時，他知道如果再有隱瞞，却是對不住的事，于是才慢慢說道：

「呵，是的。是有這個病根，常是因爲心里不痛快，她便喝酒一喝酒就容易犯病了。請你們放心吧，不要緊的。勞你們費心！」

他這說法，措詞極其玲瓏。雖說使我們明白了他嫂嫂

是有抽瘋的舊病，並且知道他嫂嫂喝酒，然而今天爲了什麼又使之犯病，却沒有說出的。

對於人家不便告訴我們的隱秘，我們是沒有權利再去追問的。

于是大家又沉默了。只是全都注視着那嘴里呼嚕着的臉黃如蠟的老太太。這時那孩子已上到炕上去，用拳頭給那老太太捶着後心。

『可是這怎麼着？』母親又熱心關照的說，『以前犯了病用什麼法子治呢？看那受罪的樣子，得趕急想個法子啊。』

## 落

## 魄

〔續〕

### X X 湖的南岸。

十年以前，正是軍閥割據的最盛時期，X 督軍在這裏開闢了一塊園地，在那時，人們都喊着到 X X 公園去，園裏的陳設的確可觀，許多本地不能看到的禽獸，在這湖邊的園裏都喂養着，不僅是有產階級的男女坐着汽車黃包車向公園的門奔馳！就是工廠裏每天工作兩個八小時的男女，也抽着閒空的時間，拿吃窩頭的剩餘錢，買張門票到園裏去開開眼界，不僅是青年人，老年人也是一樣的讚美這塊美麗的園地。

牠的美麗壯嚴的歷史，足有二四年的光景，後來隨着 X 督軍的壞運降臨，漸漸失去一般人對牠的信仰與讚美，

于是他家那個兄弟說話了：

『好，我去看看，胡同口茶館里的那個女人會治，我們很熱，我去叫她吧。她以前給治過好幾回。』

他說着，再沒停留就出去了。我以爲只看着這病人沒用，而且只會使人怪不好受，我也就同母親都出來了。弟弟是早就害怕得跑出去了。

出門前，母親再把那病老婆子注視一會，再叮囑那孩子道：

『健兒，好好的給你媽捶，等一會兒人來了再說。』

〔未完〕

## 冰若

因牠變成了那樣空虛與零落的景色。

漸漸，直到現在，這美麗而壯嚴的園地竟同 X 督軍的命運一樣的沒落沉淪。

時代轉變了，小資產階級的大衆的視線，都轉向租界地和外國銀行，實在也不得不有這種趨勢，因爲近幾年內地鬧着災荒匪亂，失業與無產成了社會的流行病，於是這曾經有過繁榮歷史的 X X 公園，漸低落竟成了叫化乞兒的唯一國土，因爲這裏除了他們就是那些口裏喊革命的無聊青年的踪跡。

一天，一陣突突的聲音衝進這荒寂無生氣的園地，緊跟着，煤油的臭氣混着灰塵，在蕭條的馬路上飛揚，一羣

軍的小叫化，像見了什麼新鮮東西似的歡跳着在馬路上追趕，追到靠湖邊的一個小亭子那裏，這些無聊的人們喊起來，「汽車，汽車，」這時候汽車已經馳去很遠，沿着湖岸向前邊的森林裏穿過去。

當夜，八時半的光景，因為是初夏，太陽剛退入地平線，夜色逐退黃昏的這一刻那，許多由田間歸來的農夫農婦，帶着孩子，從湖邊穿過公園的大道，向着東邊那幾間茅屋湊成的村莊進行，他們，走着，談着，還哼着唱歌小調，他們走過去的地方，從他們身上放出的汗臭味和汽車的油煙一樣的刺鼻。

一隊灰色服裝的軍人，腰間帶着武器，也在這條路上走。

這晚，天空佈滿着如青紗般的烏雲，現不出星芒和月光，宇宙失去了黃昏時的熱鬧，捲入黑暗的烏紗裏，當着轉變的時候一陣槍聲與嘶喊聲，衝破了沉靜的夜。

住在公園附近的人，幾乎一夜未敢安睡，他們推測不出這意外事情的發生究竟是怎麼回事。

直到第二天的早晨，從公園裏經過的那些農人，才發現公園的一隅，幾間破屋的牆上，濺滿了血痕，地上躺着幾個相臂的死尸。

「昨晚是怎麼回事，槍聲聽着這麼近，還有人哭喊的聲音，真害怕呀！我以為有了什麼變動，XX醫院頭等房裏的一個病人對着看她來的人這樣說。

他們是新結婚的一對夫婦，這個女人，在三年前因受過重大刺激，曾經吐血病臥半年，這次，又是因新婚生活

的改變，使她衰弱的身體又病起來，

「在XX公園抓了一批XX份子，打死了幾個，中傷十個人，還有十幾個送到XX裏去了，昨晚他們正在開會呢！」

「是不是兩方對打，」

「沒有，他們什麼都沒帶，看來很可憐呢，好幾個十二三歲的……我回去吧，今天商議怎樣辦置他們。」

男人飛快的跑出醫院，床上的病人，兩眼淌出眼淚，院子裏亂起來，她掙扎着從窗子向外看，看護婦拿着沖好的牛奶送來。

「怎麼回事，院裏亂嚷。」

「昨晚打傷的學生抬來了，聽說他們都是什麼黨。」

她只是流淚，不肯用飯，看護婦很盡心的安慰，但結果她更哭的痛了。

看護婦出去，又走進來另一個，也是同樣的勸慰，她的臉色蒼白，淚仍不住的流。

「你是感到寂寞嗎？我告訴你件最有趣的新聞，才聽來的，今天抬來的十個受傷的學生中，有一個，二十幾歲的光景，當着醫生走到他床邊的時候，他兩手握着醫生的手，口裏喊着曼姐姐，曼姐姐，眼裏直流淚，他們把衣服給他換下來，你猜怎樣，衣袋裏又是信又是像片。」

「怎麼！」

「信上寫的是：曼姐，窮困與事業的不成功，雖在生活上與精神上給以莫大痛苦，這痛苦，不足以使我悲痛落淚，灰心；唯有，你的愛劍中傷了我的心靈，這悲痛，我

怎麼忍受呀！在這殘酷的世界中，唯一的安慰便是對你的希望，我以為你仍是和我一樣的在苦的工作裏過活，追求我們理想生活的實現，誰知，唉……姐，在三年前我為你而決心離開世界，那時，我太對不住你，真慚愧極了，因對你的誤會，竟使你病……因此我更努力於工作，以安慰你創傷的心，最近有你結婚的消息傳來，我相信你，因為有過以往事實的証明，我就把那消息當謠傳，仍然盼望着你的信來，直到今天，我確信了，我很清楚的看見汽車裏是你和××，他是我們的仇敵，世界人類的公敵，我不再向你說什麼，就希望你，倘若知道麗心的地方，告訴她，我的近況很好，我到很遠的地方去了。但我不願她知道她唯一的……親人，是死亡，我愛你超過我的妹妹，因此我不能為她而生存。現在，這是末次把我的話寫給你，也許只是自己寫寫而已，無論怎樣吧，今生說完了今生的話！我希望今晚開會的時候不能被人發覺我是末次開會，在今晚將與世隔絕。曼姐，我知道你決不允許再和我有一次談話，因此也不希求，願這碎了的心從此長眠！」

「底下還有呢，我記不大清楚了，唉！你怎麼還是哭，你不高興聽嗎？」

病人蒼白的臉上溜滿了眼淚，「可以把像片給我看看嗎？」她說話的聲音，及乎使看護婦聽不出。

「你看嗎？」她以為病人對這件事有了興趣，想借這個打破她的憂鬱，於是很殷勤的去找那像片。

「曼哥，我沒資格再呼你……我是賣掉靈魂的人，」她哭起來。

「你怎麼又哭！我找來了，你看兩張。」

## 七

「方才是怎麼回事呀！」醫生匆忙的走進來問。

「我看她直哭，我想她一定是感到生活枯寂，我就把剛才那個新拾來的病人竟說什麼曼姐的話的事告訴她聽，我說還有像片呢，她願意看，我就拿來給她，誰知！一看就哭的厲害了，以致暈過去。」

醫生拿着像片，鎖着眉看着病人，忽然說他眼裏發出一陣尖銳的光芒，注視到病人的臉上，「你看！像片有點像她自己！」她們都驚訝的端視她。

「她是什麼時候住院的？」醫生問。

「昨天下午。」

醫生很神秘的向看護婦點頭低語，下樓去了。她受藥力的催便，漸醒過來，「我是賣掉了靈魂的人，」她只說了一句，又合着雙眼。

門慢慢的開了，又進來一個看護婦，走到看護着病人的這人的身邊，在她耳邊，低聲說：「由各方面證明，他們從前是一對愛人，那個總是喊着曼君明名字。一定是她。」

兩個人沉默着，像是感嘆這不幸的人生。「這年頭，金錢權勢都可買動人的心！」後進來的那個人說。

「別亂說，被她聽見，況且你又不知道其中是怎麼個情形。」

「是是，」那個人說着走出去了。  
到第二天，這樣的消息傳到醫院的每個人耳裏，樓下的瘋子死了。

## 八

Y X 公園的牆外，一片土丘起伏的荒地，四五個人在那裏彎着身子掘土，一回的工夫，幾個死尸都填在裏邊，

踐  
踏

天空飄着霏霏的雨林。一個老年的農人，光着頭走進靠着溪邊那幢屋子裏。門也沒有掩好，他口裏接連的喊着：

「秀子！秀子！」聲音是有些顫抖而淒咽。房裏一個美麗的女孩很敏捷的跑近他的身邊天真爛漫的笑靨上，也微微帶有一絲憔悴的顏色。

「爸爸！天下雨了，哥哥呢？」這女孩親暱地舉起一隻手攬着這老年人的脖子，看見他這瘦削的面龐。佈着一縱一橫的網紋。心裏也不覺顫動了一下，感到他近來是蒼老了許多。

「秀子！你去拿雨傘給我……咳……」他微微地在抽着冷氣。兩道眉峰也緊緊地縈在一起，眼光慘淡了許多。傍邊的女孩，帶着懷疑和驚異的神色，站了起來。的確！事實使她太驚異了！父親的性兒和態度，向來就是很

從醫院抬出來的幾個，用破席捲着，也放在這裏埋起來。

從來沒見過紙錢在這些荒壠上飛揚過，也沒有人到過這裏，直到冬天，正是要下雪的天氣，一個穿青衫的女子走到這裏，她向每個墳頭觀望，都是一樣的，上邊沒碑記，她失望的徘徊在這荒郊曠野。

(完)

## 吳誠文

豁達的，任何一件事，絕對不能引起他的憂鬱和悲哀。而且這慈祥的臉容，總是盪漾着和藹可親的笑意，這笑，尤其是這女孩面前顯示的次數最多。雖然近幾年來，他爲着生活上或某一項問題的壓迫，感受一種刺戟；但他很能了解，這是時代和環境普遍的現象。始終不曾發作過一點脾氣。或對這女孩嘆過一聲冷氣。這一切是從這老年人態度和行動上觀察得來的經驗，然而今天他回來爲什麼這樣不高興呢？精神也頹喪得這麼難看？顯然，他心裏是有很多難過的事情。而且這事也並不是件很平凡的事，彷彿立刻就有奇災大禍降臨一樣。難道又是……？」她想到這裏，再回憶一些過去的事情，禁不住一陣辛酸。一雙晶瑩發亮的眼睛，泛溢起滿眶的淚水。這老年的農人，也似乎覺到女孩在爲他難過，傷心。所以沉默了半晌，他又轉換了溫和的聲音調來，慰籍她。

「孩子！我沒有甚麼！你不要這樣難過！」接着他又



繼續地說：

「今天因為縣長親身下鄉到A鎮了！聽說是催我們完糧，孩子！這時候要完糧，簡直是要我們的性命。可是怎麼辦呢？村長催了我們好幾次了。所以沒有錢，我也要到A鎮去一次，免得他們又說我是抗糧呢。咳！孩子，這年頭兒真是難過，尤其是我們耕田的鄉裏人！」他說到最後幾句，聲音提高了，表示有點氣憤的樣子，一邊踱進臥房，拿了雨傘，輕輕地走出自己的大門，看見靠着溪邊幾株梧桐樹葉兒落光了。剩得像鬼手般的禿枝在風中顫動着。

「爸！等一會哥哥回來和你同去？」女孩淒然的說：

「不！」他已走上那灰黃色的大道，扭轉頭又對這女孩叮囑了幾聲，便踉蹌地向前走去了，他的背影也逐漸消逝在蒼茫的夜色中。

## 二

深秋到了，天氣越發涼爽了。遼闊的天空，罩上一件薄薄的霧衣。蕭索的西風吹着憔悴的黃花。在這時候，農村裏任何一個人家，倉裏總得盛着滿滿的穀子，廣大的坪內，堆着高高的柴草，此外還有許多山芋，黃豆，花生，大家很快樂地度着這單調而似乎又很滿足的生活，談談前代人遺傳下來的故事。年老一點的人，談起話來照例要解下屁股上那根旱烟袋來吸着，其實就是一根竹子，從腦上鑿了一個窟窿，裝上一把又粗又黑的烟葉。用火燒着罷了；頑皮慣了的孩童們，大夥兒臉上拖着鼻涕，在草地上打滾，堆羅漢，翻筋斗，唱山歌，哭，笑，罵，各種表現，都點綴了農村的生活是純潔的，天真的，美麗的，幸福的。

這位老年的農人——他的家是住在離這縣不遠的一個村莊，這村裏景物很美，搖擺不定的垂柳，襯着疏疏的竹影，高峭的山壁，飛出雪鍊般的瀑布，村的周圍，繞着一道澗澗的小溪，溪水是綠色的，臨溪挺立着幾株梧桐樹，披着黃色的樹葉，樹的側邊，那幾幢低矮的茅房，門首常常立着一個美麗的女孩，那就是這老年的農人唯一珍愛的女兒——秀子，他日常的生活，除了下田，放牛，割草，砍柴，之外，便是吃飯與睡覺了，照例太陽沒有出來就下田，等到夕陽西墜，烟寺晚鐘，那疲倦的小鳥，都在唱着「倦飛」的歌，他才慢慢地荷了鋤頭，沿着蜿蜒似的小田塍歸家，天天是這樣，年年也是這樣，肩膀上自然地長了兩塊黑肉，手掌心裏也罩上一層粗皮，辛苦，忙勞，眼巴巴的望着田裏的稻子，變成金黃色，長出一粒一粒的珠子，又自然地會變成雪白雪白的洋錢——洋錢，這是他成年血與汗的代價，他看了，心裏充滿了快樂，臉上時時流露着一絲甜蜜而高興的笑，這笑，就是他快樂時候一個表徵。

光陰是加緊地，向前奔馳着，時代的悲劇，也隨着這流水般的日子，一幕一幕的展演，不知道是什麼時候起，這村莊裏的人，一個個臉上露出驚惶不安的神色，青年的農人，都停止了田裏的工作，牧童也不唱着那美好的山歌了，年輕的少婦，懷抱着黃髮的孩子，口裏叫着乖乖，一邊喂奶，一邊看了自己的丈夫在嘆氣。

「媽的！紅軍來了，馬上就會共產，公妻，殺人，放

火，大家還不趕快走嗎？」全村裏的人像瘋了，大家都沸沸揚揚的這般嚷着，村裏的張大戶，王先生，老早帶了奶奶，小姐，少爺下省城裏去了。變了，一切都變了，那稀疏的竹影，垂柳，都黯然地置上一層死的色彩，靠着溪邊幾幢低矮的茅房，緊緊地閉上大門，橫着一把大鎖，於是這位老年的農人，和他的女孩兒子，終于在那時候隨了時代的變化，從鄉村而流浪到某一個都市裏，雖然兩個月後，依舊回到自己的故鄉，但是，穀子，洋錢，家具什物，一切的一切，都在那時候化為烏有了。

的確，這是這農村空前未有的浩劫，也就是這位老年農人心靈上最深刻的創傷，不知怎樣，這些事常常會像電影般的在他腦海裏一幕一幕的幻映，這時，他雖然由家裏走了出來，目的是要到A鎮去，可是他根本沒打算怎樣去見縣長，去見紳士，他整個思想，依然是沉浸在這些模糊的往事裏，他忘了一切，忘了自己是在細雨霏霏夜色蒼茫中走着那泥滑而不平坦的山徑，猛然，感到一陣尖銳的聲音，掠過他的耳鼓，這才使他麻木的神經，回復了原狀，灰黃的道上，遠遠地又見兩個黑影子和他並肩走過。

「媽的！糧餉又無故的加了一半，簡直比土匪還要利害！」

「咳！聽說明天又要完什麼戶口捐，月捐，房捐，唉，真是活不下去！」

「愁什麼！活不下去嗎？大家反他娘的，橫豎總是殺死！」

黑影子是鄰村兩個農人，他們一前一後的說着話，口

沫噴到他的臉上，像一股鮮紅的血箭，他隱約只聽到一句「簡直比土匪還要利害，」他想這雖則是人家氣憤頭上一句過火的咒語，但是現在的事實，又何常不是這樣呢？比方前次赤匪攻陷C城，人數不上數百，假使那時候縣長老爺不事先逃跑，趕速集中實力，背城一戰，決不會造成今日的哀鴻遍野，盧舍邱墟的現象，就目前來說，對於這劫後的災區，也應該好好的辦理善後，撫慰災黎，為什麼還要逼着們我完糧呢？

本來人類是最高尚的動物，具有特賦的智慧，這智慧，不僅不是為着欺殘同類而產生與運用，並且是每個人在錯誤過程中一個懺悔的機械，假使人人都能運用本身的智慧，為社會去做正當的事情，拒絕任何利慾的引誘，那人類的生活是最幸福不過的，但是這殘酷的上帝啊，偏偏要產生許多魔鬼，來摧殘羣衆的生活，將這神聖莊嚴的宇宙，彌漫了種種欺騙，虛偽，與奸詐來製造一切罪惡，又奇怪這老人氣憤呢？

他想了一陣，禁不住長嘆了一聲，眼裏閃着幾粒金鋼石，再抬起頭來，向周圍探視了一下，還隱隱地見着，那殘垣敗壁上，繪着的，「打倒土豪×××」軍閥等殘餘標語。唉！世界是如此的，同一樣的人生，何以會有不同的際遇？何以弱者會受着一切摧殘，支配，毀滅。而沒有生存的權利。啊！這就是「人生」嗎？

天，似乎在為弱者洒着同情之淚。毛毛的雨，浙浙瀝瀝越下越濃密了，飄零的敗葉僵臥在青青的草地上，供給巨蹄下的踐踏，而毫無掙扎的可能，失義的孤鳥，徘徊在

光禿的樹枝，不斷的吟着那凄酸悲涼的調子，也許是她找不着自己的歸宿吧？這時他目的——A鎮已逐漸發開在他的眼際，他昂起了脖子望了望人家的屋頂，冒出一縷縷輕淡的炊烟，不覺自己埋怨着自己，眼上爲什麼會起了這許多幻想，一點點路，走到這般時候才到，女孩兒子，說不定在家裏擔心。

## 三

名是一個鎮，其實不過有一條灣灣曲曲的街道，街上點綴着幾片藥舖和幾家雜貨舖就是了，逢着「三六九」的場期，雖然也有些人來趕場，可是並不怎樣熱鬧，不想着今天縣長會來到這裏，縣長就是官，是偉大的官，爲了一點催糧的事情，就肯親身光降這山野荒僻的小鎮，這也未免太屈尊了，不！假使這是爲着地方上某一種善舉，或者是勸察災情，賑濟流亡，那末，這樣勤政愛民的舉動，是多麼值得我們歌頌的，不過他並不爲這些事情所感動，而且下鄉的目的，僅僅是爲着完糧割錢。

街上的情景，顯明的不同了，幾個黑衣警察先生，眼珠子閃那尖銳的威光，下死勁釘在那勞苦羣衆身上，像蒼蠅見了血一般，××藥舖門首，還簇立着許多穿灰色制服荷槍實彈的大兵，每個肩膊上，都有白色的臂章，彷彿是U縣縣警察隊。

經過了長期的恐怖和蘇息之下，人家都點起了煤油的燈亮，他才有勇氣，走進××藥舖，否——縣長臨時的公館。

是一個高大的廳上，設着許多整潔的靠椅，左邊的一

角落，又另安放一個柔軟的藤床，縣長像鄉裏一個女人，頭髮梳得光光的，可惜鼻子下長壞了一叢鬍子，優美底外國人的姿勢，斜靠在左邊那張藤床上，和本地幾位中年紳士說着話，大家臉上時時浮出一絲陰險的冷笑。

「克先生！剛才蒙村長呼喚我……」他屈着背脊，深深地向紳士請了一個雙安，一顆心止不住突突的亂跳起來。

「……」紳士的面孔表現得非常尊嚴，眼睛轉望了望從口裏噴出來的濃烟，不等他的話說完，就用嚴厲的聲調截住說着：

「你！你這時候才來嗎？完糧也是當玩的嗎？像你這樣玩欠國稅目無尊卑，簡直是……而且你們還有那月捐啦，戶口捐啦……捐，一個還沒有繳上！」

「是的！不敢玩欠，因爲年成太壞，上次又遭了赤匪的搶掠，現在田也沒法去種，要求憐憫寬……」

「什麼？搶掠嗎？嚇！你這個刁徒不重重辦你一下子，是不行的，來！你們把這個給押下去，明天一起解到縣裏！老土匪！」

那是另一個清晨，太陽和遠山接着吻，大地披上了一件絢紅色的衣裳，U城的人，看見遠遠地來了一乘轎子，許多雄赳赳的黑衣先生，當中夾着一大羣天真愚蠢的動物，有老年的，青年的。

「呀！這是鄉下捉來的土匪嗎？」甲問。

「見鬼！捉他媽的祖宗，聽說是鄉裏沒飯吃完糧不起的……」乙沒有說完對甲扮了一個鬼臉。

啊！唉唉……丙一邊搖着頭，一邊抽着長長的冷氣，太陽躲進雲裏去了。

——完——

## 飢驅的人們

碧波

一九三三年于保定

陰森森地天氣依然佈滿着暗雲，暴風如虎般狂驟着，雪片仍紛紛的下落着，將這大地裝飾的如銀世界一樣。

就在這個雪花飛舞的世界裏，離S村不遠的一個道路上，僅僅有幾個是夫婦父子母女兄弟姊妹關係的人們，正進行着他們的前程，是這樣的，他們在這雪花飄蕩的世界上已一天沒吃到東西了，所以他們才決定離開極冷的S村，去另找可以生活的地方，——這不過是一種渴望罷了，在路上他們各個都忍着飢寒，載着他們那希望的心苗往前移動，那中年以上的一對夫婦——她們的父母領着道路，他們個個都被風吹的戰慄着，誰都感覺到一種恐怖的失望在壓迫着他們的心但他們依然默默無語的前進着。

風越刮越大，雪亂舞着，他們忍着飢寒踏雪前行，雪被壓迫的發出了「胡吃胡吃……」的聲音，正像他們那餓肚子裏發出的叫聲一樣，那些個子女們，飢寒的耐不住，嘴裏也不住的呼喊着：「餓呀！……」經過這樣的一個長時間以後，那最小的一個實在耐不住了，嚷着說：「爹爹！媽媽！到那裏去呢？」

「唉！真的！到那裏去呢？」

做父母的變了臉色，戰慄的看着他們的子女們。

真的，到那裏去呢？他倆知道嗎？這問話不能算錯，真的，到那裏去呢？經過這樣的發問以後，做父母的停了脚步，緊接着孩子們也停了，他們都互相觀望着，風是那麼起勁，雪撒在他們的身上，他們都索索的抖着！

「媽！我餓的難受，」一個女孩子說。

「到那裏去可以討東西吃！」最大的一個男孩問。

唉：那做父母的現在正是多麼難堪啊！臉色更難看了，始終沒有回答，只想慢慢的接近孩子們些，又不敢接近他們，但終於拉起手來，要想用力圍住孩子們冰冷的身子，但這有什麼用呢！風是不住的狂嘯着，雪也依舊紛紛的撒着，給他們穿上了白銀似的衣服。

「餓呀！」那小的又喊了。

「可憐的孩子們：將我撕碎吃了吧！」做父親的失色的戰慄着說。

那做母親的失神的看着孩子們張着嘴不動，也沒有回聲，他們的腿插在雪裏，最後實在太冷累了，便都坐在雪裏，雪裏便露着這幾個飢餓的鬼，這飢餓的鬼不住的喊着：「餓……」

忽的一陣更狂大的風帶來了一個旋風，這旋風捲起了

塊塊的雪由遠而近的到他們的身邊，最後又圍住了他們，他們失神的喊着：「天啊！天啊……」在這狂風怒號的世界裏，那聲音是多麼渺小啊！旋風勝利了！將飢餓的鬼用雪遮蓋了，——恨恨的密密埋在雪下了，最初這飢餓的

## 命途

陶淵明說：「揀盡寒枝不肯棲！」這是他的志操，而他的命途，不是這樣的；始終也不過做了一個彭澤令，雖然不為五斗米折腰，掛冠自逃，究竟以後又有什麼人來光顧呢？

「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這是王勃的自嘆，他雖有「老當益壯……窮且益堅」之志操，然而命途不許可他，終令青年志士葬於魚腹，千古想來，令人揮淚不少！

賈誼屈長沙，梁鴻竄海區，皆其命途也；屈原之自溺，李太白之醉臥采石江中，亦皆其命途也；姜尚八十遇文王，寧戚牧牛遇管仲，韓信蝸居遇張蕭，此雖一時奇遇，然亦皆其命途也，千載之下，懷感「窮通有命」之言。

語云：「造化弄人，自古已然，」哎！天地真如是嗎？這是玄學的論調，現在是不適用的了。是的，以我碌碌無能之輩，本不堪遭此，然而命途如何，這總是一樣的吧！

杜甫云：「但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我，對於這——盛名下，當然是不配稱它，但是「終日坎壈纏其身」的話，正是我的心弦之音！不朝勝地，已成腦中陳

鬼印起了雪塊在他們的身上抽光，時間長了，他們不動了：一動也不動了！風依然狂嘯着旋風却轉了方向捲着雪塊溜走了：雪仍像悽然的飄着。但這個世界上却埋沒了幾個的飢餓鬼。

## 李山樵

跡，北地幽燕，又作夢境，天南地北，地北天南，終日在這茫茫人海中，過那飄泊的生涯！「念年奔走一無成，瞬息餘生暗自驚！」這是我當前的命途！處在今天這種環境之下，瞻念着前途，頗盼着一切未解決的問題，觀景傷懷，我有「回首不堪孤雁遠，客心最怕夜猿聲」之慨！胸有萬斛愁，雖是「詩因寄慨含哀寫，酒為澆愁帶淚傾！」但「舉杯消愁愁更愁，」命途是如此，怎麼能以「一醉解千愁」呢？不錯，頹廢，自傷，我以為是最卑鄙的事，我今天也不免墮入於這個途徑，無以自拔，我滿腔的熱淚，要奪眶而出！請想這背高堂的意思，身入戎行；而仍不能得着生活的滿裕，仍不能一效返哺之微勞，終日受着那惡劣環境的支配，我相信處在這國仇家事兩傷懷的今日，不論何人，都是要黯然神傷的吧？

流水似的光陰，忽忽又是一年！我以前曾說：「壯士有志終殲虜，豈怕四海泛烟波。」本此志操，思前想後，不禁大呼着未來的命途，又將如何？……

二十三年一月三十一日福州軍次

# 小品三則

徐寒梅

## 雨

一層層陰霾的雲，遮蔽在天際，籠罩着原野成爲漆黑的沉鬱的黯澹的世界，當雷聲電光消失之後，狂風拍開它底羽翼，呼呼地怒吼；淅淅瀝瀝的雨珠，從黑暗之中溪水般地傾瀉。

這種風的狂嘯，雨的波音，打入悲哀身世的飄零底心靈上，便會生出無限的感想。

雨，它真是最饒意味的東西，在詩人的腦中，便會覺得它富有詩意；在畫家的腦中，便會覺得它富有畫意；在樂抱享樂主義的台階級的人們底腦中，便會有『獨上高樓聽雨聲』的思緒；可是在失意人的心靈中，便又會感覺它所能使人憂鬱，沉悶，悲憤。咒詛，其而至于流淚；任憑你歌也好，樂也好，憂也好，流淚也好，痛哭也好，總之：它不讓你寂寞就是了。

不管它是絲絲底春雨，抑是瀟瀟底秋雨，以及傾盆洶湧底夏雨，黃梅雨，我總認爲它是我底伴侶。

我時常喜歡獨對紗窗默坐，靜聽着雨聲，凝視着雨絲，縱然作不出什麼畫，寫不成什麼詩，但我終覺得精神是興奮的。

在過去，我每次聽見了雨點，祇感覺到無限的煩悶；

凡是我的視覺所能看到的事物，都好像立刻變做死沉，悵鬱。這時，我便會不期然地睡倒在床上潸泣，甚至嚴厲着門窗，號啕大哭。這許是青年人憤恨着遭遇的真情底流露吧！是的，雨天月夜，最易促起愁人的思潮。

現在，我是覺悟了！我已經澈底的覺悟了。我知道淚與痛哭是弱者的表現，頹喪與憂鬱是走入死途的捷徑，我所需要的是生氣，與奮……所以我又覺得我會使我想做一個英雄。它向大地洒潑一次，便不啻給予一點興奮之劑。

雨！偉大底雨呵！你委實是給予人們不少的印像，你永遠地充滿着神秘莊嚴而夠人們吟咏咀嚼底意味。  
一九三三年之夏作于金陵。

## 飯碗

誰都知道「飯碗」是個盛飯的器皿，除了盛儲飯類之外，當然也可以盛儲其他液體的固體的物品。在它的質料上來講：有木製的，竹製的，瓷土的，鐵質白聖的，還有……。在我國五代柴世宗時，即發明有江西景德鎮的瓷器，後來柳子厚也曾代人撰進瓷器表于當時的朝廷；從此便名滿世界了。它有着光滑細膩的潔白的瓷質，再繪上點綴考究的花紋，格外突只引起人們底矚目；所以我兩看虛

階級的考古家廢棄，都藏有真正景德鎮的瓷器，因此瓷土的飯碗也一登高堂大廈，會身价十倍。

近一二年來，市上又新發現一種舶來品的「飯碗」，電木質的，它非但不會傳熱，而且又堅牢耐用，在色彩上又是異常鮮艷，難怪一般專做投機生意的商人，要在報帶上登起眩人耳目的廣告：「……既不傳熱，質又堅固，宴請賓客，消高閣大廈中唯一之妙品也……」

科學是逐漸猛進，人類對於物質的享受也精益求精，在數十年後，也許還有比電木質更進步的咧！

這不過是在「飯」的質料上直講，假如我們再向另一方面去觀察，我們又可以知道這「飯碗」兩字可以作「位置」、「職業」、「吃飯的區域」……的解釋。

要是你託人替你謀事，他往往是這樣底答復你：「目下各地僧多粥少，自己的飯碗恐怕也保不住咧！」做會長的人，往往也會很鄭重底叮嚀着他的小輩：「務誠儉勤慎，忍苦耐勞，使飯碗不致碰翻而遭失業也！」還有……，諸如此類的話是多得很咧！

記得，我有一位知己的友人秋，他是個愛好文藝的生性光明磊落的青年，他忍不住親現社會永久的昏暗，常在滬漢各報的文藝副刊中發表些發牢騷的揭穿惡毒社會的散文與小說。他爲着糊口，却又不得不在漢口某機關中工作着，他爲着受不住壓迫，他便學着魯迅先生的筆調，寫些文章來諷刺着奚落他底人——秋本來是愛讀魯迅先生的作品，尤其是諷刺文學，所以他的文筆幾乎和魯迅相侔伯。

前次，他把武漢日報的副刊鸚鵡洲寄來了，不消說，上面是有他的作品「鍼砭」。他帶角上註解着這樣幾句：「……請寶藏着，免得被我罵的人聽見發生誤會，而致破碎了人們所丟掉而我以爲寶貝的飯碗」這說得多麼真摯而沉痛呢？的確，一個人爲求生存，便不得不四面八方都顧到，而且還要好好地去捧住了自己的「飯碗」，否則便有餓斃之虞。

依我的直覺：社會上所存在的許多虛偽，奸險，殘毒，不率真……，都是人們爲着這「飯碗」的問題才造成了種種不道德的言行。我們要謀生存，便應該捧住「飯碗」，要捧住「飯碗」，也便應該提起「吹牛如意箱」；掛上「拍馬乾坤袋」，媚上壓下，施展卑鄙的手腕。我爲着沒學會「吹」與「拍」的技能，「飯碗」已經打碎了好幾次。但不知將來又是怎樣？

一九三三年秋寫于白下。

## 酒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邱生，將進酒，君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爲我傾耳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用醒，古來聖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

「陳王昔對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譁。主人何爲言少



錢？經須沽取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君同銷萬古愁。」

這是唐朝詩仙李白所寫的「將進酒」。偶然間吟起我們這位詩宗的傑作——七言古詩，對於「酒」這東西，不期然地生起許多感想。

酒，它雖是個有傷身體底毒物，却也能給予人們一點兒興奮。同時，它也能祛除我們內在萬千愁恨。

記得，闕史上是這般地記載着：「李太白與杜子美，竝稱詩宗，均嗜酒如命，終以酒醉而戕其身。」除掉這兩位大詩人之外，其餘如仕宦的劉伯倫，被稱為好雄的曹孟德，作「五柳先生傳」的陶淵明，還有……，他們也都嗜酒，在這裏，我們便可想而知「酒」對於我國古代的詩人和文人，是有特殊底深切底緣分。它幾乎像雪茄烟的對於近代大文豪一樣。

我時常懷疑着自己，既非詩人——喜歡研究詩而善于賦詩，又非文人——縱然是寫些爛文章送到各種刊物上去發表，也掛不上這頭銜：却也異常地嗜酒。尤其是在月明風靜底深夜，更喜歡沽酒一杯，對月獨酌，等到醉了，便擊桌高歌，或者吟着關於酒醉的詩詞與斷句：「萬事不如杯在手」，「一醉能消萬古愁」，「夜半客來茶當酒」，「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風吹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勸客嘗。金陵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

……，但有時也會吟起「舉杯消愁愁更愁，抽刀斷水水更流。」的詩句。

詩人喝了酒，他底詩興便會異樣地濃厚，寫出的詩也格外底有價值。我呢！至多不過撚開派克自來水筆筆管，在原稿帛上寫成些爛文章，送到報館裏或文藝社裏去，所得到的代價，又有多少呢！

酒是各處都可以沽到，人却是在年年飄零，歲歲流浪，我每次對月獨酌，時常會回憶起當年的情景：與袁曉嵐、門子沐諸先生暢飲于黃鶴樓畔，與叔萍流聲雋之諸兄痛飲于蕩舟亭邊，與一忱志堅諸兄對酌于西子湖濱，一幕幕底情景，在我的腦海裏盤旋時，便會擊盪着我的心絃，發出陣陣底酸痛。

最使我迷戀而永遠不忘的，便是負笈白下時，應盟兄寒光之約，暢飲于玄武湖的遊艇中，他的學生秀芳葆華兩女士，都很天真活潑地在一塊兒談笑着，飲着歌着，在那時，誰又會料到這勞燕分飛的一幕？遊莫愁湖之約是在成泡影，她究竟是否已有所寄託？還思念我不？我是不得而知，而我也漂流過許多地方，拖着這病軀來到了青島。憶起這一幕時，我將流淚，痛哭。

酒，它曾為我祛除不知多少煩惱，但是，它也會使我流去許多億萬底眼淚。

一九三三年冬于琴島平蘆。



## 草鞋隨筆

佛克

## 草鞋一雙

我害怕冬季的到來。原因是牠只會帶給我們來殘酷與嚴肅，而沒有一些慈祥或是溫存。冬天這季節，容易使我聯想到我幼年時在小學里的一個老師。這種對比我認為是再相像沒有的。我那位老師只會給我們一付難堪的臉色，暴戾的責問毒恨的鞭打，而不若在一個如一顆嬌嫩的花本的觀童的心田，遺留一絲慈祥的撫愛。這不是代表着冬季的一個典型麼？

冬天一冷，使人容易發生許多身體上的毛病，而防礙了日常的工作並且受老大的罪。耳朵時常凍得破爛如長瘡，手脚凍得夫去效能，這幾是每人要遭受的吧；

我呢，則特別容易凍脚。常時凍得流濃出血，寸步難行，成了殘廢一樣，一直到春季二三月才能痊愈。這真使我畏之如虎了。「防患未然」，此乃古訓，所以來到「三九」天十分冷的時候，我就就四下求法了。

結果，我家一個叔叔替我買來草鞋一雙，說明担保無慮。

鞋為一種水草所編成。色白而微黃。其形有如大魚頭，雖甚笨而實則甚輕。當我那叔叔說這雙草鞋之功效時，使我懷疑即是哄我，我真不相信這樣一雙粗糲而龐大的用草編成的這雙鞋。會抵着如尖刀子一樣的嚴寒，我真不

相信六十枚銅元買來的不值什麼的賤東西會治了我這成爲了病根的凍脚。我也正如普通人們一樣，東西之好壞是先要看其形式，再聽其價值多少的。

不過，盛意難却，這雙草鞋既送來，我只好收下。

這樣，冬季的氣候，隨着節令一天冷似一天了，經過一場大雪就到了新聞紙上有了凍了人的消息的時會。凍死旁人，當然對自己是沒絲毫關係！有關係的便着我的兩隻無有出息脚鴨。保護好了我的脚鴨，我才可以爲自己的嘴以及和自己有關係的另外幾張嘴，去跑到各處尋找些食物。然而脚又凍了。晚間坐在桌邊作事時，脚下發燒發癢，由經驗我知道這是凍脚的第一期。

可是，這又使我就心了。凍脚的第一期之後，只在一天功夫有時就會到了破口的第二期的。看看脚下穿着的新買來的那雙青絨絨棉鞋，不免有些生氣了。兩塊多錢白花，結果是要凍了的。

我真想燒掉這雙鞋。可是燒掉之後再買一雙，錢是那樣的容易的麼？於是忽然之間，使我想起了格致已久的那雙草鞋了。試試何防，于是我立刻把牠找出來，拭去了日積的灰塵，登之足下了。

嘿！怎麼樣？等我把脚鴨伸進了那寬敞的鞋統里去，至多有兩分鐘，真的，或許比兩分鐘還快，立刻就覺得

如烤在火爐旁一樣暖了。真叫我有點奇怪！我便放下了我平頭的工作，開始在屋里來回走着，端詳着這雙如神怪的什麼法寶似的草鞋。再等一會，脚下異發暖了，而且腳鴨也就異發燒痒起來。

從此之後，除却上街出外，在家我是不能離這雙輕暖鞋子的。因為我已相信了草鞋之好處。結果，不幾日，功效立現，凍脚由第一期已消滅至于痊愈了。到現在還是如常完好。這真是多年來，在冬季里未曾享過的福氣！

我感謝我的草鞋一雙！由此，我知道，關於東西之好壞的觀念，以前是錯誤的。六十枚銅元的粗糙而不美觀的草鞋，誰能否認牠不比兩三元或更多的講究的鞋子好呢？看一件什麼東西時，只迷惑其外形與其價格是不能的！

說到這里，歸本題，給一結束吧。這個結束也可說是來說明我把這「隨筆」之上冠之以「草鞋」二字的原故。

我這隨筆，乃是臨時由于某種事故而引起的心裏的話的記錄。我並不求牠如何美麗，如何受人讚賞，只求自己一時舒意罷了。草鞋固然叫人看到之後覺得沒有絲絨作成的鞋子講究，但我相信牠是比那些能以使人不凍脚的，世間一切，外觀並不能完全代表其本質，雖然外觀講究的多是可貴的。

(十一月二十一日)

## 二 雪夜

看到漆黑的天穹里，掛着的那一連三個的明亮的星子，已經由正南跑到西房房簷上，這我知道又是天色不早的深夜了。

不知爲了何種原故，把我養成了一個具有熬夜的能耐

的人。白天里大好時先都丟到煩亂與倦怠里去，等到天黑掌燈時分，我的精神可就來了。原由或是黑暗阻礙了我的眼睛，使我回視到自己的心底而就有了精神。因爲這種自視便尋找出沉醉在心底的許多生活的渣滓，而就流之于筆墨。這樣，也就忘掉了煩惱，消失了身心的疲倦。

近來，身體因時令的關係頗有不適，同時在心頭又集結來許多煩亂的塊，使我這本是軟弱的人，異發覺得不支了。由醫生診斷我說，是神經衰弱症加重。于是就因其衰弱，到夜晚更是不能取一個香甜睡眠的。晚上沉下心來讀些書或是寫什麼，本是很好的事，然而像這樣爲着等待一個渴睡的意念之來臨，便望着昏暗的油燈受罪，我可真也是受不起的！

今天，「三星」跑到了西房房簷，時鐘敲過十一響，我還坐在這里呢。人家已到夢里快樂去了。這不能不罵自己是一個如何沒有活着的理由的人。

對着這盞將要熬乾了油昏黯的燈，更會加甚了心頭的雜亂，于是便提起筆想寫些什麼。可是又寫不出，雖則想說的話像是充滿了我的腦袋。

手里握着筆出神半天，紙上還沒有幾行字，寫不來，便不自找罪受了，就放下筆，順手拿過一本新近收到而未看完的雜誌，翻到一個幽默短篇的題目，心便跑入字行間去了。

然而沒等看完全篇，脚下面有些發冷，轉眼望望一旁的火爐，熊熊的火焰着得却還很旺。我以爲覺得冷是火爐滅了呢。

這一來，方才平靜下去的心又難以即刻轉到書上去，因此就起身把火通通，加上幾塊煤，隨即便又走出院裏去了，

院裏更加黑暗，而且還有了風。因為這時已到子時以後的更深時候，溫度異發冷了。

站在屋簷下，聽到四外靜得怕人。偶而有幾聲遠處的犬吠聲。啊，這夜色，黑暗而冷靜的夜色！

深夜的冷風使人難堪，可怕的黑暗使人胆怯，我在屋簷下稍立片刻便不想久停，而要跑進屋裏來了。可是當我仰面再望到天空，那些耀眼的寶石似的燦着的星子都沒有了只是其深莫測的漆黑！

這使我很奇怪。方才不是還有那些可愛的星子麼，怎的一會兒不見了？

對於星子，我老早便發生了老大興趣。在幼年時，坐在老年人的跟前，聽他們指點着：「這邊是牛郎，對面是織女！」又講道着許多關於某一個星子的事時，我的一顆小小的心便如插了翅膀，飛到半空去探望那星子了。在夢中也有時夢到星子真的變成了人一塊玩。及至近來呢，當然沒有小時那種荒唐的夢，也不再信某一個星子是某一個人，然而對於星子的趣味有加甚却並未減少。在黃昏，許多時候，沒了事，便跑到院裏，仰着天，在四外去尋找那最初發亮的一個，繼之，一，二，三，越數越多，結果到數不清為止。再者，當我注視着一顆特別明亮的星子而出神的時候，每會叫我聯想到那兩顆自己深愛的眼睛，那兩顆使沈醉的明亮的眼睛！總之我有愛星子的這種癖性。

可是這時是看不到一顆可愛的星子了，只是漆黑，黑夜看不到天空的變化的，然而星子之消失當然是生了雲彩的原故。

「要變天了。」我心里想。當我轉身要走向屋裏來的時候，一陣風吹來什麼東西落在我的臉上，使我覺到一陣涼接着又是一陣。

這叫我很奇怪。因此便又回來，下台階走到院中，仰起頭，再伸出兩手，便有一片片東西落下而發涼了。

「下雪了？」落下的定是雪片，等我借着屋裏射出的有燈光處看，果然是下雪了。可是天變得快到使人不信。方才還是朗晴的天呢。

回到屋裏，把那短篇故事讀完，一點的鐘就打過。因為結記着外邊的雪下得怎樣，又出去了一趟。

顯然是越下越大了。地面已變成微白，屋頂瓦隔上也罩上一層微白。黑夜照上一層雪明亮了許多。

下吧，大大地下吧。明天醒來便會把這個污濁的世間掩蔽上厚厚的一層潔白如銀的雪！一夜工夫便把一切都變成潔白？

然而，雪雖潔白，還是易為太陽溶化了的。被溶化了的雪變成泥漿，更會加甚了一切的污濁！……

想到潔白如銀如玉的雪，使人歡樂，而再想到溶化之後的泥漿便不禁使人悲哀了。雪雖潔白，終不能掩蔽或是掃除了世間的污濁于永久的，可是那能以永久掩蔽其污濁于永久的如雪之潔白的東西呢！那是什麼？

## 幽燕民間故事選

絮如

## (一)

自從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如胡適之，周作人，等，大唱其「平民文學」的調子。而自民國十七年之後，又有一般人提倡「文學大衆化」。但是我們細細的考查中國文壇上，所謂真正的民衆文學，可以說壓根兒就沒有多少。所謂民衆的文學，並不是把「之乎者也」，改爲的「嗎啦呀」而已。更不是開口「他媽的！」閉口「他媽的」，就叫大衆文學。我們如果認真真的，大衆文學，必須先下一番切實調查搜集起來，看一看在民間流行的都是那一種東西。然後我們從這裏面，咀嚼同化，改善糾正，用一種正確的意識而產出一種真實的，爲民衆所歡迎，所融洽的文學。

在民間有力量的文學，大部份是民歌，和故事。關於民歌，雖然有人加以注意。而民間故事，也有人搜集成冊了。像什麼呆子婿故事等等。但是單一個區域的搜集，却不多見，尤其是關於河北省。

我現在把河北省各縣所流行的，集成了這一篇。但爲時間限制，不甚完備，不過作個拋磚之舉，希望有人搜集起更完備的來。

此外再說到民間故事與民衆教育的關係來。我們知道文學一方面可以代表某個民族，或某地人民的習俗。而另一方面，更可用文學，來喚起大家，來指揮民衆一個方向

。所以想努力民衆教育，就不得不注意民間的文藝。一方面知道人民的智識的水準，一方面作一種教育的工具。所以我更願意把這幾十種故事，獻給從事民衆教育的朋友們

## (二)

我現在把搜集的材料，分爲六種：

一地方上古蹟 某一個地方，或者曾產生過有名的人物，或在境內有些著名的高山，大川。因此便成爲故事的目的物，相傳日久，更夾雜上許多的神話了。

二兄弟鬩牆的故事，我國自古是主張大家庭制度。五世同堂爲人詭稱。所以對於分家，最爲不滿。這一種故事，多是兄弟分家，作哥的總是狡詐，作弟的總是溫和。這和西洋故事如三王子，等等，極相似，總是作長兄的心壞而受禍，作弟弟的因忠誠而得福。

三徐文長一類的故事 徐文長的故事，早有專集。此地所搜羅的，性質與那些極相似。不過換了名姓，不叫徐文長而已，

四寓言和滑稽 這些故事，多是莫須有的，或者包括一種寓言，或者引人一笑。但時常在其中可以找出深奧的道理來。

五關於時令的故事。在一年中每個佳節，大多附帶有

一二種神話，或故事，可惜這次搜集得少，以後想把這種故事和風俗，另外作一種研究。

六怪力亂神的故事 此類故事，在民間最盛。大多因為科學不發達，遇到一些用常識不能解的問題使用神話來說了。

### III

第一類 地方上的古蹟：

劉守真君

流行地：河北清苑縣

述者：籍英敏

劉守真君，原來本是一個奴僕，他的性情，很忠實，很和藹，又能替主人出力，用力做事。有一天，他主人病了，叫他上街買藥，他在街上走着，很是憂愁，後來遇見一個老道，問他為什麼憂愁。他說：「主人病了，叫我去

買藥。又不知道吃了這藥，見效不見效。」老道看他很忠實，又很敬主人。就傳給他治病的法子，和治病的書冊。他走回家之後，看了看他主人的病，開了個藥方，他主人吃了。立時就沒病了。後來又治好幾個人，後來有些人給他湊了許多錢，叫他開藥舖。他不當奴僕，他就當了治病先生，治一個好一個，只要藥錢，別的錢，他一概不要。有一天，他去打水掉到井裏，大家跑到井邊來救他，結果只撈上一個泥像，都說他成神了。於是給他修了一座大廟，叫做劉守真君廟。也叫做劉爺廟，香火極盛。

附記：劉守真，是本地一位很有威名的神，他的廟條得十分壯麗，每年春季，有一個月的廟期附近一帶的人多去進香。

## 讀者園地

### 幻夢

萍

被秋天的風吹落的黃葉沙沙的墜在地上，飄舞在院中。這單調的聲音，只要你仔細想一下，也許會覺得牠們是悲悼自己命運而發出來的泣嘆。

太陽藏在灰黯的雲裏，一切都

是混沌的看不出什麼顯明的輪廓來，天氣好像要傾瀉牠的傷心之淚，在這古老都城內的一間小屋裏，我兩眼惺忪地站在窗前，手撫着胸口，忐忑底沉思着適才的夢，發着痴，我不知是

愉快還是悲悶。

轟，的炮彈聲一在前線濃密的煙霧中狂嘯着，我們正趕上前去，這樣景象，好像喜峯口的一幕。

敵人退却了，一站又一站地我們

趕上前去，有彈性的脚步，踏在倭奴的頭上，這兒沒有誰覺到疲乏，勝利的希望鼓舞起我們每個人的精神來。

翻過了高險的山，跑過了窄小的路，最後我們進到一道河邊，這一片汪洋的水擋住了我們的去路。

「同胞們！快過這鴨綠江，殺上東京去！」這叱咤的聲音迴響在雲間，我們的心都被震動了，「過去，一定過去，殺盡倭奴，踏平三島！」

我們的同胞都像飲興奮劑似的，沒有顧到一切的跳進水裏，婉在我的前面，努力的狂泅着向前進，這一陣拍水聲，似音樂般的動聽。

我們上了對岸，便發現了許多韓人，他們贈了不少的美味的食品給我們，用着和善的親愛的帶着鼓勵與盼望的言語騰祝，我們消滅那殘毒的惡魔，我們在他們的鼓掌歡送之下又往前進。

「到了東京，快！瞄準我們的槍！」婉的臉興奮得都發紅了，他用精明神銳的眼光望着我，水濕了的短髮貼在她們的額面，女英雄，確是一個赴國難的奮鬥的女英雄！勝利笑容溢表自她的眉間，我們是一同的往前

邁進。

衝鋒又開始了，叫殺聲的炮彈聲重新震盪在空氣中，快到城邊了，我們的同胞都奮勇着有如風捲殘雲般的擁上前去，雖然敵城上槍彈如狂雨般射在我們的同胞的身上，一排又一排的倒下去。但我們却沒有怕，仍然的攻上去。

我們扒上了城頭，同胞們都歡呼起來，當我正唱得勝歌的時候。忽地「拍」的一聲，由對面飛來一顆榴彈，射入我的胸部，立刻我就倒在地上，我的週身酸軟了，這是第一次嘗到的滋味，我不覺痛，只是不能動彈。

「中了傷！快！中了傷！」婉跑到我的身旁，顯着極驚駭的樣子，放下她手中的槍來捧我，但是我不能動，更站不起來，我沒有說話，她又着慌的趕忙往別處去了。

不多時，婉引來了兩個人，將我抬在木板上，送往醫院裏，安放在鐵床上。那夜晚，婉坐在我床邊，慘白的電燈光下，我看到她淒傷的臉，空氣沉寂得沒有一點兒聲息，她痴望着我，握住我的手。

「快！好些吧？」她兩眼充滿了淚望着我，亮晶晶的，似乎希望我給她一句意外的平安話；然而那平安話是怎樣說的呢？確乎我是相信她是沒有把握地盼望着！

「覺得好些，」我充滿了感激，向她笑了一笑，我知道我這話是勉強說出來的，是故意安慰她的因為我身上仍是無力而且疼痛，我怕她發現我的話不真實，於是趕忙的又將問題扯遠了，「敵人怎樣了？」

「已將牠們趕出這三島了，」她望着我，這聲音微表悲傷的興奮，我眸子轉望着窗外的黑地，我彷彿看到無數的日本鬼子跪在我們同胞的棺下求饒，這種神秘的感動，使我的心跳個不住，空氣也似乎窒息了一樣。

「婉！……」我轉望着她，聲音是戰抖着。

「嗯……」她低着頭，斜照過來的電燈光映在她明晶含淚的眼珠上。

「倭奴，不講理的惡魔，妳也有今日！」我咬著嘴唇笑了，心中充滿了無限的快意，我的祖國，我的愛人，勝利，最後的勝利，一切都勝利了。

「……」她沒有做聲，含在她眼中的熱淚，倒被我興奮的話催出來了，一串串的真珠似的透明的眼淚點滴在我被她握住的手上。

「婉，你怎的？」我搖動她的手，「愛！爲什麼哭了？爲什麼傷心？你不是說敵人滅盡麼？這偉大的勝利日，能讓不詳的淚洗面麼？」她的頭，更低下去，我扯住她的手，她橫倚在我的床邊，我吻看她流淚的眼，最後吻到她的紅唇，勝利愛！我失去了一切的知覺，陶醉在這兩種力量中間。

## 兩封信。

「岑，你看，你的兩封掛號信」，同學英君帶笑的給她。

岑接過信來，很快的拆開了，其中的一封，裏面寫的很簡單：

岑妹：我本想多寄你點錢用，但是當我領到我十月份的薪金時，已被一位窮朋友拿去了三十元，妹妹，這五十元，我知道除補交你學費外，恐所剩無幾了，你好好的耐幾天吧！再

談「唔……」

婉；聽；哪裏又在開火了？」我驚敏地推起她，「許是敵人又轉來了吧？快！婉去拿槍來，我要去殺盡這殘餘的惡魔！」我忘了我是不能動的中傷者，仰起頭來催看她。

「不是，快！你不能動，你受了傷，讓我……」

「轟……轟……」

「炸彈來了，婉！」

「快！……」

「……」

這時正是午後。沒有愛人，更沒

• 兄啟 •

她苦笑的又拆開了另一封，這時她的臉色完全變了，她放下手中的信，深深的嘆了口氣，又過了一會，好像想起了甚麼似的，又把信拿起慢慢地讀了出來，

岑：請你不要奇怪這封突如其來的信！

或者麼！你早就認識我，的

有炸彈驚破這夢的却是隔壁的敲門

？）聲，我離了床，懷着愉快同悲悶神氣，癡站在窗前。

天漸漸的昏暗起來，風也加了牠殘暴的速度，烏鴉一聲兩聲的叫過去，黃葉一片兩片的落下來，在慘淡不明的窗櫺內，我彷彿看到；「東北淪亡兩週紀念已過了！」我的眼好像潮濕了，三週紀念，四週紀念……我想着將永遠這樣過去。

對面胡琴裏的京調淹沒了我的愁思。

逸君

確，你是認識我的。你還記得常託你給轉信的T麼？Miss 岑或者你不注意了吧！前兩天我同你的同學在商場，當時我覺得你面熟的很，後來我想到了你像誰，由此我就推想到你是誰了，你不要笑我，我跟你們後邊，一直到了你的學校，這不算是甚麼罪過吧？

我寫這封信，是請你告訴我令姊現在何起，呈你告訴我——這是我的請求，T 謹書

是的，他實在是一位痴情者。在兩年前堂姊就說他死了，啊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她漸漸沉寂了

第二天，學校的差役拿進來了一張名片，上面寫着 T，她一點不疑的走進了會客室，裏面坐了一位高大的青年，她並不認識他，因為這是他們第一次會面。

是 T 先生吧！

「啊！E. 岑，我太冒昧了請你原諒，」他好似含着淚，苦笑着說，「沒有甚麼！T 先生，你的信昨天晚上才收到。」停了一會她又往下說：「近來沒有接過堂姊的信嗎？」她看見他的淚滴了下來，「爲甚麼我又來傷他的心，我明明知道他們早不通消息了。」她自己這樣的想。

E. 岑，令姊在甚麼地方，你能告訴我嗎？」他停了會後又接着說：

「或者她早把我忘掉了！是的，過去的數年中，我曾寄給她無數封信總沒有按回信，我想她不至於！不過，我也不知是甚麼原故，總不能把她忘掉，」

「是的！T 先生這些事情，我都知道你的信她沒有接過一封，都被伯父看後燒掉了，T 先生，請你不要奇怪，堂姊只接過你一封。」

「一封，一封甚麼樣的信？是說我死去的信嗎！」T 站了起來很急的問。

「是的，堂姊看後，曾哭死了過去！」岑這時眼內也包滿了淚！

「啊！可憐。」他悲痛的流淚嘆息。

沉默了一小會，岑作這種思想或者是堂姊不願意理他，我還是寫信問問以後再說吧，於是她強笑着說：

T 先生你不是打聽堂姊的消息嗎？因爲我和她一年多沒通信，她現在究竟在甚麼地方作事，我也說不清，等我寫信問問堂兄後，再報告給你吧

！

「啊！多謝你。」

一星期後 T 又來了，岑因爲還沒

有接到她姊姊的信所以使這位 T 先生的希望又茫然消失！

光陰逝水般的過去了，堂姊的信終舊是到了。原來伯父有病，堂姊回故鄉去了，這封信是她到學校就寫來的，她是說直接就寫信給 T。

「我也寫封信慶祝他們吧。」岑微笑着拿着信紙自言自語的走向圖書室。

「岑，你看！又有一位自殺的，」同學英君拿着報指給岑。她疑視着報上的每個字，眼裏流出淚，她的臉色變了。

「岑：你怎麼了！這不過只是一篇報啊！」

「啊呀！」岑暈過去了！英大聲的喊叫了起來。

「堂姊。T 先生我太對你們不起了！T 啊！我害了你，我又怎對的起堂姊呢！」岑睜開了眼睛，哭着說。



## 夢 中

朝 光

呀！紅烈的國旗，在空中飄着，無數的壯丁拿着刀鎗，潮水也似的湧上來了，近了，漸近了，那是做什麼的？真令人害怕呀！「媽媽我怕當時我媽媽也手忙腳亂了，只顧撫着我的額角發抖，我們喊得全家都張皇失措，哥哥急奔上房去往西一看，果是一些猛獸似的，往H家去了，聽！痛哭與泣的聲音傳來了，喂！看！火焰起了，塵埃充滿了天空。我媽媽隨着又說那不是你祖母，扶着你那小妹妹奔來了嗎？我忙用手攙他到家來，剛進了大門，却坐在石上，氣喘喘的，家人問他何故？於顛顛的聲中，說不出話來，歇了片刻方說：「殺人了！放火了！」以後丁家便沉沉無聲了。

這一幕悲劇演過了！  
看啊！眼望着闖入我家來了，唉！我那小妹妹和小弟弟的號啕聲，老父弱母的乞憐聲，剎那打成了一片；那些土匪直把我父親拉住！拿錢！我父親便說：「這個年頭見封糧拿草，早潦不收，連飯都怕沒有的吃，那裏來得錢。」兵兵！的鎗聲響了，我父親倒在地上！永別了人世！我母亦被槍彈打破右背，倒在地，小妹妹和小弟弟亦不知逃往何處去了，我也昏沉了！這時情景真所謂「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我伴着父母的屍體，心酸落淚；只剩我這無依無靠的孤兒！欲泣無聲！想到將來也許天涯飄泊輪爲乞丐了！唉！何處是公理？何處

是人道！

唉！接着我們的村莊便被共產黨們燒殺一陣，

村中只剩了一些兒荒草，幾株老樹，一片焦土，屍骸遍地，血流成渠，有財產的一掃而空，就是稍剩幾點殘餘；亦無所謂那是你的，那是我的了。真是古詩中所謂！

「小桃無主自開花，煙水茫茫帶曉鶉，幾處敗園圍故井，向來一一是人。」

繁盛的村鎮，頃刻變成一座荒園，真令人觸目傷心！哭得我的枕兒完全濕了，醒來朝日已上三竿了！

民，二，三，一，十九脫稿

本刊為華北之純文藝半月刊內容豐富，印刷精美，實為青年之唯一良友  
自第二卷起，內容益增充實，歡迎預定，並請介紹於 貴親友之愛好文  
學者。

定價：每冊大洋五分

半年五角

全年一元

茲寄上大洋

圓

角正預定

貴社出版之『幽燕半月刊』 年 份

自第 卷第 期起

至第 卷第 期止

# 幽 燕 社 台 照

姓 名：

詳細地址：

## 注 意

· 本刊每卷十二期 ·

· 全年兩卷 ·

## 新詩四首

## 雪 夜

天上沒有星光和月亮；  
抬頭遙望，  
只覺得一片片飛到臉上，冰冷，  
走到路上，  
脚下似踏着棉花一樣，  
却吱吱作響。

## 繁 星

蔚藍底天空；  
繁着點點繁星，  
在畏懼將來太陽的光明，  
桌上燭火，  
被風吹得搖擺不停，  
晶瑩底淚珠兒滾下——  
顆顆含情，  
不知是否爲了繁星而悲痛。

## 靜 雨

## 漁 夫

在河邊柳樹的蔭影裏，  
隱藏着，  
一個又肥又胖的人影：  
不時地，  
搖晃着身體，  
並高高地，  
舉起赤着的兩隻手臂。

## 悲 哀 之 神

悲哀之神呀！  
你爲什麼燃燒着我的心靈，  
使我，  
終日裏，  
劇烈地悲痛！  
莫非是？  
十字街頭上，  
你是我唯一的伴侶？！

劉紀友

# 本刊投稿規約

- 一、本刊歡迎一切關於文藝及社會政治諸問題之文字與圖畫
- 二、譯稿須註明所譯書報之著者姓名及出版年月
- 三、文稿須繕寫清楚（并在稿末註明投稿人姓名及詳細通訊處）
- 四、來稿本刊編輯人得酌量刪改之不願者請先聲明
- 五、來稿經刊載後當酌酬現金或本刊
- 六、來稿揭載後版權仍歸作者所有
- 七、來稿如不揭載概不退還欲寄還原稿須預先聲明並附相當郵票
- 八、來稿請寄保定振興里十四號本社

## 本刊啟事

本刊刻因紙價及印刷費增高擬自本期起每册售洋五分（半年定價五角 全年一元二角）乞愛讀本刊諸君諒之

# 幽燕半月刊

民國二十三年三月一日出版

第二卷第六七兩期合刊  
定價大洋八分

編輯者

幽

燕

社

保定振興里十四號

發行者

幽

燕

社

保定大金線胡同

印刷者

益

世

印

刷

局

電話二百七十號

代售處

保

定

各

大

書局

每期五分

定價

半

年

五

角

全年一元